

妹 妹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棣譯

徐卓杲校

1925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北师大图 B2415170

原書小引

妹妹（原名其の妹）以大正四年春掲載於白樺雜誌，可目爲氏之代表作，又可目爲白樺派藝術之代表作。作者向樹人道主義的藝術之旗幟而據有文壇，在文壇思想壇打開空前之新生面，這種功績誰也不能否認。此劇表出作者獨到之新境地，并且指明了自然主義以後新藝術應走的路徑，故此劇實爲創造時代的作品。再全篇貫以純真的人道主義的熱情，又運之以自然主義藝術所求之不得的銳敏的心理描寫，益發顯示了作者之精妙而又強烈的劇本藝術，故雖對氏之藝術懷有敵意抱着反感的人們，對此亦當爲之拜倒，而同樣發嘆美之聲。這樣，還不足稱爲藝術界有數名作嗎？

譯者贅言

我們請田漢先生教授日文，是數年前的事。教半年，田先生就進而教我們這本書。田先生那時說，近代日本文藝界以武者小路實篤之影響為最大，而此劇之藝術價值，在日本批評界，且遠在一個青年的夢之上。我們那時每日請田先生教，田先生的教授是非常精進的，故不及三月而全書教畢。我則因田先生教授的勇猛，二則因原書藝術的動人，故三月如一日：每日到班聽講，退班細讀，曾無一次缺課，亦無一日間斷。教授完畢，自己常常溫讀，自頭至尾，迴環諷誦者前後不下三數遍。我有時引吭朗誦，低頭微吟，往往為廣次而下淚，為靜子而啜泣，唉，文藝之感人蓋如此！溫讀既久，暇時復稍稍逐譯之，其後則每日譯之，乃竟閱兩月而譯竟。我本想請田先生校閱一遍，後因田先生

離滬，所以未果。今年夏，自己重整舊稿，修改一過，乃交本局付印。戴懋哉先生爲鄭重起見，特請徐卓呆先生校閱，以匡糾其不逮。茲當排印完竣，故特述其顛末，以示感謝田先生之意。再此書封面，由學友沈子丞君所畫，亦一并致謝。

十四年雙十節誌于上海。

妹妹

登場人物

野村廣次 (二十八歲，初爲畫家後以戰爭而成盲目)

靜子 (廣次之妹)

西島 (三十三歲，某雜誌的編輯主任)

芳子 (西島之妻)

高峯 (二十七歲，初與廣次共學畫，廣次出其上)

綾子 (高峯之妻，初愛廣次，至廣次盲目，乃嫁高峯)

小婢 女僕 老婆子 舊書店主人

時間 現代(冬)

妹妹

第一幕

廣次的室內

(廣次坐在桌前，摸摸索索在寫什麼東西，靜子登場)

廣次 靜妹!

靜子 唔。

廣次 好像信來了。

靜 啊! 我去看一下吧!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棣譯

(靜子退場，不久即登場)

廣次 沒有來嗎？

靜 只有叔母的地方，是來了信了！

廣次 呵！爲什麼不會來呢？

靜 真是……無論怎樣應該有信來了。

廣次 因爲看得不好，所以沒興致寫回信，也未可知。

靜 不會有那樣的事。或者因爲他是旅行去了。

廣次 若是那樣還好。但我不能作那麼想。

靜 他若是看了，一定有信來的。

廣次 他的地方，各種各樣的人請他看的稿件很多。

他始終置之高閣，並未

披閱，也說不定。若是看了，終有什麼話告訴我們的。你的信，無論怎樣，總該讀一下吧。

靜 今天一定會來了。老等着的時候反等不到信；忘記了的時候倒就會來了。

廣次 那有忘記了的時候呢？

靜 可是我想今天一定會來了。

廣次 靜妹！昨日你亦是這樣說，前日你亦是這樣說。

靜 正是來一個郵片也好呀！

廣次 自己的價值，放之於他人之手，一想起來真覺難過。倒還是不送去的
好呵！

靜 說到這種事情，那真太無邊際了。我想，今日必定有好的回音來了。

那人讀了那稿子，沒有不佩服的道理的。萬一不佩服，亦沒有不起相當的厚意的。因為那個人總該知道你哥哥的名字。

廣次 那恐怕已忘了吧！已是四五年前的話了。

靜 可是他不是那樣恭維哥哥的畫的嗎？併且當哥哥因戰爭成了瞎子的時候，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雖不過用簡單的文字——來致書慰藉的嗎？

廣次 那件事亦是隔了三年了。現今他已在恭維別的人了。

靜 可是他一定不至於會忘記哥哥的。

廣次 只要我的眼睛好，我現在定可畫出驚人的畫來，我決計不下於高峯那

班人；然而這些話還是別說罷。我有你在。所以開始我新的事業。

併且這事業也漸漸感覺得有希望了。

靜 呵！說起高峯，我前天倒會見綾子呢！

廣次 在那裏？

靜 在街上。正抱着小孩子。梳着高髻。

廣次 高峯亦在一起嗎？

靜 不！

廣次 和她說話沒有？

靜 說了。他問起哥哥的事……

廣次 爲什麼你不說下去了？

靜 忘記了呵！

廣次 或許你怕講起高峯的事嗎？
(隔一回)綾子的容貌還是這個樣子嗎？

(把鉛筆畫的簡單的女子的面容給她看)

靜 很像哩。什麼時候畫的？

廣次 剛才畫的。你的面貌亦畫了。

靜 很像哩。

廣次 你這時候，還只有十五歲。大約現在十分不同了。

靜 亦並沒什麼不同。

廣次 這是我的自畫像。還是沒有失明的時候。

靜 如何畫的？

廣次 因為腦筋中還明明白白存着這些印象，很親切的映在我眼簾。色彩

亦能知道。光線的狀態亦能知道。但是不能比此畫得更好。卽在這畫內，眼與口放在那裏，我亦全然不知道。

靜 畫得很正確。

廣次 但是畫不成器沒有辦法呵！而今聽天由命了！已經過三年了呢！

使你常常的哭，——雖然我亦哭過幾次。現在已不是那樣的會發脾氣。無論怎樣發過去，除出疲勞之外，再沒有別的收穫。併且現在寄居在叔父的家裏，所以亦不好這樣的發脾氣了。但是這樣倒反而好。我對於盲目的事真已安命了。所以新的事業，差不多做出來了。只要從西島那裏，那個創作得到恭維，我就喜歡極了。我自己或許有寫

的不充分的地方，好在還是初步呵！只要能够知道將來有成功之望——
那就好了。我是一個不具的人，忍耐是最要緊的事。

真是我正爲你祈禱：有好音來才好呵！

廣次

蠢貨！但是難怪你要想祈禱。我自己總是不解我爲何那樣的沒志

氣？即使這次被人說不行，我亦不失望。無論怎樣的說，時至今日，除

出一心做這件事情之外，再沒有別的办法。但是我盼望人家能給我

一個希望看呵！我的作品什麼時候可以與世相見，我真等不住呵。

大家都做出事業，使世間呈着活氣。迂緩的幹，不成的了。就是叔父

與叔母對我很親切，但無論怎樣我總是他們的寄食之客。至於廢兵

費，那是有限的很。要靠他人的慈善事業來生活真是難堪的！而且

靜

你亦因此不體面，叔父命令你嫁到那裏去，你就不得不去。我的自由，你的自由，都由我的事業成功與否爲斷。我這樣一想，真是不能隨便了。我覺得將來你被別人從我的身邊奪了去，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不是爲這樣恐懼，我或許不至於如此性急。我自己的畫，被世間稱賞的時候，這樣，得了自由，也未可知，這是最快活的事呵！現在的時代，得不到生活的安定，便是得不着自由的！

我無論這樣，不離開哥哥的旁邊。我想，哥哥的事業，馬上就可以使我幸福。我一點也沒有疑心。雖是早成功一天好一天，但我並不性急。

我是安心的等着。（忽然想起些事）這些事且不必說他了。哥哥，我今日聽見一件奇怪的事呢。

廣次 什麼奇怪的事？

靜 你不要發氣。哥哥今朝握小婢的手嗎？

廣次 誰那樣說？

靜 聽說是叔母看見的。爲何做了那種看不上眼的事？

廣次 我錯了。我因爲不能看見女人的顏貌、姿態、手足，所以想接觸一下。

只有觸一下，是不妨的吧。心中的事雖然不知道，而觸的事對於盲目的我，或許可以容許的吧。叔母看見，我一點不知道。

靜 炊飯的人也笑着呢。叔母對小婢說『不是很嚇麼？』

廣次 這樣的嗎？真是沒有法子。

靜 叔母已經吩咐小婢：人沒有的時候，到哥哥身邊來，是有些危險，終以不

去爲妙。

廣次 這樣的嗎？真是沒有辦法。

靜 並不是沒有辦法吧。真是看不上眼！我一聽到面紅耳赤了。

廣次 請你恕我。

靜 你不覺得後悔嗎？

廣次 現在後悔的資格也沒有了呵！

靜 真是努力才行呵。

廣次 做呵！我剛才想起一件新的事情。你此刻得暇，請你寫一下。

靜 就寫吧。（走到桌旁邊。廣次移座。）

廣次 坐好沒有？

靜子 好了。

廣次 此刻是我演說的時候了。我彷彿如在某會場裏演說，好嗎？

靜 好的。

廣次 好了沒有？我和演說一般的講下去吧。

靜 是的。

廣次 開始了（立起來）笑是不行的。

靜 那裏會笑？

廣次 真是沒有笑的功夫。我們非拼命的幹不可呵。有寫不及的棄下了，

在後可以補的，可以不必問的直寫下去。

靜 是了。

廣次

真的開場了。
（作演說詞，說得很慢，使可以筆記）我是瞎子，因戰爭而成爲瞎

子。我這樣的一說，諸君以爲我不死於戰爭，還是幸事。確實我不死

於戰場，自是幸事。然而在我失了眼睛，過於可悲了。
（廣次：「寫好了嗎？」

靜：「寫好了。」諸君或者以爲這些事不說也知道的。然而在我，失明的

事，其苦痛實出於諸君底洞察之外。諸君！我從前是畫家。諸君一

定以爲是個平凡的畫家。即使眼睛不壞，也做不成大事的。這樣的

想，我悲哀的淚滾出來了。
（廣：「寫好下嗎？」靜：「好了。」我說不是這樣，但又

拿不出證據來。並且我今後，是個不能告知諸君並非那樣的身分了。

諸君無論怎樣的想，我只有默受罷了。
（廣：「寫了沒有？」靜：「寫了。」在諸

君，我成了瞎子，算不得什麼事。在日本亦一點不成什麼事。第一我

的生活着，在諸君有什麼益處呢？我在戰爭死了，諸君亦一點不感痛

癢吧。

（廣次「寫了沒有？」靜子「寫了。」）

諸君對於任何天才的天亡，亦不

會從心中引起痛苦。何況像我這種人，死也好，生了好。成爲瞎子，不

成爲瞎子，在諸君算得什麼呢？即使聽到我的涕泣呈言，亦只感不快

吧。（「寫了沒有」「寫了」）這樣子我決不說是無理。我決不說是不當。

然而這一點，在我，覺得太寂寞了。現在稍微有些看破了。然而捱

到看破的程度，真是不容易呵！（「寫了沒有」「好了。」）我的眼睛永遠

不能開了。要見諸君的顏面不能夠了。只有想像呵，然而我覺得中

心悽楚。一切都是想看的東西。我縱使不是畫家，我成爲瞎子，亦可

悲哀。給他人以煩累，這是多麼不自由。成爲一個不具者，想要看的

不能看，想要讀的不能讀。（「寫了沒有」「寫了。」）我的世界，是手觸的世界，耳聞的世界，鼻嗅的世界。所以每次的想看。我覺得缺了一件最緊要的東西。所以我的希望爲此都破壞了。（「寫了沒有」「寫了。」）

我是畫家。我的希望祇能由作畫來滿足。我的運命由我的畫的進步，開拓過去。我現在還是有想畫的幻象，明明的映在目前。夢中亦可以看見美的顏色和形態。然而我不能畫他出來。（「寫了沒有」「寫了。」）

「我五六年的苦心，正在功虧一簣的當兒，消爲烏有，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別人我不知道，我與我的妹妹爲此哭着。不知哭過多少次了。互相抱着痛哭。可恨啊！無情啊！所有的希望成爲烏有，真絕望了。我被徵募之前，畫了一張畫。是妹妹立着的姿勢。諸君或者

這樣想吧：總不是好的畫。（隔一回「寫了沒有」「寫了。」）就是這麼的想，我也不能怎樣。正和我的眼睛無論怎樣不能開的一般。諸君呀！假定，假定我是個有望的畫家吧！並且務望堅信不疑。橫豎，橫豎我的畫還沒有成器。然而你要曉得再進一步，就成器了。至少，我做着這件事業的時候，對於自己的未來，認定着希望的。（「寫了沒有」「寫了。」）我畫着這張畫，一面對我妹妹說。我勝了，一定勝了。我的運命和你的運命，都開拓了。我得成個畫家，叔父亦是歡喜的吧，叔母從此也不會輕蔑吧。兩個人也沒有永久在叔父的家裏做食客的必要了。幸運等待着我們咧。我現在已感覺着這種幸運了，目前映着勝利的幻象。只要再忍耐一下吧。我真是這麼的想。我漸漸得到自覺了。

并且妹妹亦相信我的話。不但妹妹，我的朋友亦相信了（「寫了沒有」寫了）陳覽於某展覽會裏的我的畫，從我所尊敬的批評家那裏，得到程度頗高的贊賞了。這樣一說，諸君或者以爲這也有限的吧。然而假定請你們當我是有望的人。試想有望的人，在再進一步，得到勝利的自覺的時候，被徵募去從事戰爭，成了瞎子而歸來。這樣並不是沒有的事。（隔一回）諸君對於這樣的人，不禁表示同情吧。然而我說我就是這麼一個人，諸君就以我爲自誇吧。我覺得世界的無情！然而徒然咒咀不可免避的運命，是不行的。我的畫再需二三日便可畫成的時候，被召募了去。我當那時間被召真是厭惡之至。然而我又不能抵抗，妹妹爲此哭泣。我亦哭泣。然而我又不能不去戰爭。（「寫了沒

有！「好了。」）我去戰爭了。我是大大的非戰論者。是嫌惡殺人的。男子，更不願被殺於人。我對於國家從事戰爭，十分不服。我與朋友曾講起這些話。我因為徵兵時代，進步因此遲緩；後來好容易以為可以退回來的時候，不料又被召去戰爭了。（「寫了沒有？」「好了。」）我既加入戰爭，也曾放鎗，也曾加入鎗斃敵軍偵探的隊中。我在心中謝罪，為那人祈禱，一而把準瞄偏些。我想救助他的生命，從死之恐怖中放他出來，然而做不到。我何故非那樣做不可呢？甚至到了現在，那人的顏貌還浮在我的眼前。是什麼一種力，使我那樣做？什麼力我真不知道。我對於這事不能抵抗。為着自己的死可怕吧！僅祇此嗎？說得太快，寫不及了。

(小婢登場)

小婢 靜子小姐。夫人(指靜子的叔母)有點事。

靜 請你對她說，我馬上就來了。

小婢 知道了。

(小婢退場)

靜 我去一去就來。

廣次 你去吧。

(靜子退場，廣次拿起鉛筆要寫字而又心灰意懶的。)

廣次 唉！唉！
(仰面倒臥。暫時沉默)

(小婢登場 廣次坐起)

小婢 客來了。

廣次 那一位？

小婢 叫做西島的。

廣次 什麼？西島？馬上領他到這兒來，請你對他說：「雖然是不清潔的地

方。」并且請你對靜子說，西島先生來了。

小婢 知道了。

(小婢退場。廣次暫時默禱)

(西島由女婢引導，登場。)

小婢 請你墊了坐。(拿坐墊給他)

西島 謝謝。

小婢 難得來啊！

廣次 承你光降……。

西島 說那裏的話。(二人周旋一下。一時沉默) 我雖然想早一點給你回信，但因旅行直到昨天才回，失禮的很。今晨拜見大作，想即寫覆信，但仔細想想，與其寫信不如會面能說得明白些，所以來了。因離開你的住宅很近的。

廣次 多謝多謝。

西島 你的作品我看很好。若不是你，我想沒有人寫得出。雖然還有寫得不足的地方，但我看你心中的悲苦，都已寫出來了。你誠是將你的血，你的淚，與你的全生活絞出於作品之中的一個人啊！我從前拜見你

畫的時候，亦是這麼的想，這次看到你的大作，仍覺得是畫那樣畫的人。

我丟開了同情不講，我終覺得你雖然那樣不自由而能寫到那個程度……。

廣次 要得要不得？

西島 我說「要得」。雖然還有些幼稚的地方，但你心中的悲苦已經全寫出來了。大約使你想得很苦吧。

廣次 正是、幾乎想自殺了。還是活着，很奇怪的。在戰爭上不死，也是很奇怪，但成了瞎子而不自殺，更爲不可思議。幸而有妹妹在呵！我無論怎樣不堪的活着，妹妹總喜歡我的生活着。並且他不希望我的死。我無論怎樣的發脾氣，妹妹並不恨我。我成爲不借他人之手不能生

活的人了。至今我亦不願習盲字，即使習了，也非借他人之手譯成明
目人的字不可的。那怕讀書，所謂瞎子的書，我想也沒有什麼好的書。
還是非請人讀給我聽不可的。因此我的頭腦異常的頑固，自己不想
讀的是不高興讀的。然而自己的生活，去煩累人家，氣餒得了不得。
幸而有妹妹在，得了幫助。若是妹妹不在，那末我活的希望，恐不及指
爪間之塵垢。

西島 真是，很表同情。 真是十分的苦楚。

廣次 到底要做一個完全的人，終要費極大的努力。 塙保己一這些人的事，
近來常常想到，——本來這些事是全然忘記了的。——所以得了些安
慰。 如馬琴如米爾頓 Milton 亦成了瞎子，據說把自己所要寫的東

西口述出來。但他們都是有了年齡做過一番事業，從各方面得到尊敬之後才成瞎子的，所以仍不能引以自慰，只有想到赫楞刻勒 Hellen Keller 那樣的人，使我真正鼓舞起來。既然成了瞎子，徒然怨艾，也沒有用，總得要瞎子也能做得了的事業，去開拓自己的運命。自信忍耐決不弱於他人。我早有了死的準備。無論怎樣幹去，總要想成器才止。我正想着成功呵！可是自己還沒有把握呢！講到畫一方面，雖然稍微有些把握，但初畫五六年亦一點沒有把握！漸漸有些把握時，眼睛打瞎了，真覺太可悲呵！到現在腦筋裏常常有要畫的東西。在夢中常常見畫畫的夢，一覺轉來怒得不堪。在那篇小說之中亦寫着：雙能作曲，但覺瞎子不能作畫。若是不着色的簡單的畫，雖還可以

畫得，但亦不能如心像意的畫了。時時畫這種畫，不過消遣消遣而已。

自己是看不見的。（把前次的畫給他看）

西島 這是自畫像呵！

廣次 是。還是有眼睛的我。並非不能忘情於雙目，只是自從沒了眼睛，自己的臉就看不出呵。

西島 屢！這是高峯的夫人呢！

廣次 認得出嗎？

西島 很像。

廣次 據說已有了孩子了。

西島 是。

廣次 相貌十分變了吧。

西島 不。沒有什麼變。這是令妹的像呢。

廣次 是的。

西島 我還有一張你所畫的油畫。很像這張兒。

廣次 呵？

西島 從高峯夫人處要來的。

廣次 現在看起來，是不堪入眼的畫吧。

西島 那裏的話。就是現在，我仍以為是好畫。

廣次 我未嘗不想起：最好再畫十年……然而現在已看破了。

西島 那篇小說裏亦寫着，畫大概已都撕破了。

廣次 唉。都用小刀裂破了。

西島 讀到那處，我覺得很可惜。

廣次 這些事倒也並不遺恨。那樣的東西即使留下來，也沒有什麼用處。

因為不論如何說，總是有限的呵。（隔一回）還有，說起來似乎覺得厚顏的，就是我的小說大約不合在貴雜誌發表嗎？

西島 在我個人，雖想發表，但我一個人的意思，還是不夠呢。

廣次 我雖不能說勉強要你登的話，但若是可用，承你登出來，那是很感謝的。

西島 一定爲你去出力，要他登出來吧。不過祇有那一篇小說，恐也得不到多大的反響。

廣次 這我也知道。

(靜子拿了茶果登場)

廣次 靜妹嗎？

靜 是的。

廣次 是妹妹。(按此是對西島說)

靜 承你來得很好。(對西島)

西島 初見初見。

(二人酬酢一下。靜子奉茶敬客。)

靜 來得很好。(隔一回)因為不得你的回信，哥哥正在擔心。

西島 因為是在旅行，今朝才得拜讀，故急速奉訪。

靜子 哥哥的東西怎樣？

西島 我想是好的。

靜 那是當真的嗎？

西島 是真的。

靜 能登出來嗎？

西島 讓我去和朋友們商量看吧。

靜 在你個人，以爲怎樣？豈不是你個人可以做主的嗎？

西島 這也不成的。

靜子 可是你若一定要登，那也沒有什麼困難吧。

廣次 靜妹！

靜 可是，我覺得今天他不說「登出來」，他是不會登的了。

廣次 不要這樣亂說。

靜 我既聽他說好，那末那怕天天跑到他的門上，也要迫他登出。大家都

以爲這樣的瞎子，做得什麼東西出來呢？併且我還有些憂愁的事。

我倆很顧慮的偷了一點時間，才得寫成的作品，只要西島先生一經考慮，無論怎樣就行；我這麼一想，就不得不懇求他——要是不成樣的東西自然也沒有什麼話可說。

廣次 請不要說了。西島先生方面，也有種種的難處。那作品即使登出來，也不會有如意的反應。所以我們的事，只能慢慢的來。

靜 哥哥！不要說那樣寬氣的話吧。我也許不久非嫁不可呢？

廣次 那樣的事！

靜 可是叔母是這樣的說了。說是照顧我們叔父的人的公子，一定要我

呢！叔母正是非常歡喜。說我是吉人天佑！

廣次 靜妹！你覺得好嗎？

靜 不！我對叔母說，我現在不能離開哥哥身邊。我不能不做哥哥的助

手。

廣次 那嗎，叔母怎樣說呢？

靜 他說不要做回歸於盡的事吧。（吞聲而泣暫時沉默）

廣次 你真不想去嗎？承你想到我的事，我雖很歡喜，但我有我的辦法，而且

總有法想的。我的事是耐煩的事。總可以辦得去的。你還是不要

做我的犧牲好。

靜 我真不想去。 我想在哥哥身邊。

廣次 (心中暗喜) 那是真的嗎？ 那麼你怎樣回答她呢？

靜 我對她說：請等待二三年吧！

廣次 那麼叔母怎樣說呢？

靜 她說：等待着，一定肯結婚嗎？

廣次 你怎樣回答呢？

靜 我回答她道：那可不知道。

廣次 那麼怎樣呢？

靜 那麼怒起來了。 說是這樣的話可以回覆那邊嗎？ 於是我對她說：那

麼就請拒絕了吧。 於是叔母真的怒了。 說道：這樣的回答可行嗎？

若是叔父因此免了職，怎樣辦呢？

廣次 那麼你怎樣說？

靜 我說不會有那樣的事。

廣次 嘸！

靜 於是叔母說道「否，一定是這樣的。」

廣次 那麼怎樣？

靜 我於是哭泣了。

廣次 (嘆息着) 唉！

靜 叔母說若是自己的女孩，決不讓這樣的放縱。

西島 失禮的很，請問男家的姓名是什麼，可否告我？

靜 說是叫做相川。

西島 不就是相川三郎嗎？

靜 正是。你知道嗎？

西島 那個人我是知道的。

廣次 是怎樣的人？

西島 老實說，他在學校是比我低六級，爲了壞的名聲，被學校開除了的人。

靜 這個話，我也知道。叔父常常說他壞話。說相川先生亦正沒有辦法

對付三郎。

廣次 叔母要你到那樣人家去嗎？

靜 若不是那樣的人，那麼相川先生（三郎的父親）也不一定要我這種人了。

廣次 好！既然如此，無論如何，不要去！

靜 但是如果叔父因此免職了，……

廣次 就是爲這樣不正當的事而免職，……

靜 可是其時我們將如何生活呢？

廣次 這種話不要說了。
（對西島）專門把這些討厭的話使你聽。本來這

些話是不應該使你聽的。

西島 不。毫不要緊。

靜 哥哥的小說，可承你登出來吧？

西島 登出來吧！本來我曾想原稿退還，所以帶在身邊，既然這樣仍舊帶回

去吧。

靜 對你所說的話都是失禮的很。因為你的大作常常拜讀，所以彷彿覺

得你很知道我，那知忘了這是我單方面的事。

西島 否！在我，你哥哥的事不必說，就是你的事我也很知道。野村先生（即廣

次，靜子之兄）所畫的你的肖像，還掛在我的房間裏呢！

靜 呵！承你掛了我哥哥所畫的那張畫嗎？

西島 是的，還掛着。從高峯夫人處要來的。

靜 高峯先生的綾子夫人常常來嗎？

西島 是的。和我的妻子亦是朋友呵！

靜 相逢時請你代我致致意。

廣次 會見高峯君時亦請你代我候候他。請你對他說，我精神好些時，想去

會會他呢！因爲現在說起畫事，還覺悲楚呵！

西島 我就這樣去說吧！那麼少陪了。此外還有些事情說起來似乎很奇怪，

怪的就是你的用費一節，我大款子雖沒有，但務請不要客氣。

廣次 謝謝你。有便時務請到敝處來玩玩。

西島 謝謝你。我的地方亦請來走走。因爲略有幾張留聲機的好片子呢！

廣次 謝謝你。

靜 今日你來，我哥哥多歡喜呵！務請以後再來。

西島 多謝多謝。

廣次 （向靜子說）請你送他出去。

靜 是了。

西島 再見。

廣次 再見。

(西島與靜子退場。過一回，靜子登場。)

廣次 回去了嗎？

靜 回去了。我聽他說哥哥的作品好，我多安心呵。

廣次 這樣嗎？我對於西島登出那篇小說來的動機，却有些不高興。可是

現在也用不着講這種話。西島君因為你的拜托，才登出來的。你若
是生得醜陋些，那麼我的小說，西島未必肯登吧。

靜 哥哥立刻就想到這種討厭的事了。

廣次 不過這種事，不關緊要，任他去吧。所謂結婚的話，是真的嗎？

靜 怎麼不是真的？

廣次 那麼到什麼時候給他回信好呢？

靜 自然愈早愈好。聽說那家以爲「一定肯嫁去。無論如何願嫁，沒有什麼不願吧。」

廣次 那有這樣的蠢事？

靜 但是那相川先生，據說是頑固的人。他自己所說出的事，不論有理與無理，都要想做到的。至少對於手下的人，是這個樣子。所以叔父一對他說：「問問本人看，」他就說：「不是你家裏的食客嗎？有什麼與本人商量的必要呢？還是你對於三郎有什麼不滿嗎？」

廣次 叔父怎麼樣呢？

靜 據說叔父還沒有明白回話。他馬上說：你如不依，其結果如何，你也可

想而知。你自以為有能力，可以在我公司裏勞動嗎？哼！請你還去想

想吧。」

廣次 這樣說嗎？爲何你剛才不說到這種地方呢？若是說了，也好於必要

時，籌措些金錢。

靜 所謂必要時，是怎樣？

廣次 兩個人在他處建一個家庭呵。

靜 這事做得到嗎？

廣次 那麼你打算怎樣辦呢？

靜 怎麼樣才好，我全不知道。哥哥，倘使我不在，你將怎麼辦呢？

廣次 你有嫁的意思嗎？

靜 哥哥呢？

廣次 我對於你嫁，斷然是反對的。但是我沒有說不服的資格呵。

靜 我亦如此。

廣次 你若沒有我，你馬上可以承認了。

靜 那是承認，也未可知。因為只要我答應一聲好，就成功了。

廣次 但是有我在。我有事業。你不可承認的呢！

靜 是的。

廣次 你現在若是不在，我的希望全完了。因為我正在功虧一簣的時候呢。

若是那地方是你決意要去的，那我也許聽天由命了。然而這次的一

事，你亦是抱着不服！你的本心是不想做叔父一家的犧牲的吧。

靜子 是的。真是。

廣次 你也許願意做我一方的犧牲吧。我不打算勉強你。我也不想犧牲

你的一生。我是爲你而想做事業。我的心底裏想要叫你歡喜。這

三四年間，我所給你的勞苦真是非常呵！我終想以我自己的事業來

報酬你。而且這種希望雖然微小，但我想已依稀可見。我正爲這點

歡喜着。我爲了自己很願事業的成功。然而亦爲了你而願望成功。

你到這裏來！我真使你勞苦了。但不會始終要你勞苦的。我亦

是男子。（用手指觸摸靜子的眼）你哭着嗎？現在不是哭的時間。正是

硬着心腸幹的時候呢！

靜 但是叔父如果免職，亦極可憐呢！ 因為他確是好人呵！

廣次 那麼，你仍是想去嗎？ 若是想去，就老實說吧。

靜 哥哥呵！ 你說些什麼呵！ （哭了）

廣次 不想去嗎？ 這樣，何必哭呢？ 做那既無能力又無志氣的人以及不正

當的人的犧牲，真是蠢呵！

靜 可是哥哥，若是叔父一免職，打算怎樣生活呢？

廣次 若是只有兩個人，無論如何可以辦得了的。 只要西島先生真正的幫忙，一定有辦法的。 但是到底相川爲何那樣的想要你？ 你有沒有遇

見過相川？

靜 是的。 大約十日前，在電車上遇見過。 我和叔母一起坐電車，三郎先

生和他的朋友一起來了。

廣次 不要加什麼敬語了，蠢東西。以後何如？

靜 你別發怒。於是叔母鄭重的與他周旋，指了我對他說：這是寄養在我家的姪女，願你認識認識。

廣次 於是你也和他鄭重行禮了吧？面孔紅了吧？
(隔了一回) 那麼他就愛上你了。

靜 可是更有可厭的事呢！

廣次 什麼？

靜 我前日和叔父一同到相川先生的地方去……

廣次 爲什麼去的？

靜 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和叔父一同去罷了。去的時候，叔母和平日

不同，很高興的鄭重指點我衣服粧飾等事，嚙嚙嚙的說個不休。我雖覺得奇怪，但因這些小事，也就引不起大的注意，便和叔父一起去了。

走到中途，叔父說順道過訪相川先生，我就無心的跟了去。很是壯

麗的人家！屋宇裝煌雖然不很風雅，看來總像是很花了一筆金錢的。那麼也遇見了相川的父親和母親，鄭重的行禮了吧。

靜 唉，行過禮的。

廣次 蠢東西。

靜 然而如果單是行行禮，倒還沒有什麼，還有更難堪的事呢！到了現在，我還覺得恍然如昨呢！

廣次 怎麼樣？

靜 他們說去洗一個澡吧。

廣次 那是真的嗎？ 那末你洗嗎？

靜 叔父也說：無論如何你去洗一下才好，因為他們的浴室很精雅啦。

廣次 於是你洗了嗎？

靜 是的。

廣次 一個人洗的嗎？

(靜子哭了)

廣次 你哭，豈不是仍舊使人不懂嗎？ 與誰進去的？

靜 後來夫人(三郎之母)進來了。

廣次 蠢東西！蠢東西！你是不要臉的！

靜 於是我從浴室出來的時候，見三郎先生無心的立在那裏。

廣次 你怎樣呢？

靜 我決不說他是故意的。我說了「啊唷」一聲。那時候，三郎先生慌慌

忙忙的逃去了。

廣次 於是你說了些『託你們的福使我很舒服』的謝詞而歸嗎？

靜 是的。

廣次 我若不是瞎子，不使你有那樣的事。我若生在西洋，必與三郎決鬪。

決不放鬆他的。不要哭了吧。上了他們的圈套了。聽到這事，我更

不能承認了。都是小人呵！若是你要嫁到相川的地方去，那麼請先

殺了我。真太難堪了。太難堪了。

靜 但是比我更可憐的女子還多着呢！

廣次 我不能做無恥的人。使我們到那樣田地，在我們還算幸福嗎？決不
至始終失敗的。我還是一個男子呵！講到圖畫，我甚至於被人稱爲
天才呢。那怕吃石頭的時候，也不弱於人。快去！快去！

靜 何處去？

廣次 西島先生的地方。

靜 去做什麼？

廣次 你也去。

靜 做什麼？

廣次 你豈不是默默無言的跟了叔父去的？請你不必多言的跟了我去！

靜 是的。

（二人）退場——幕下——

第二幕

西島的室內

(二層樓上。有留聲機。壁上掛着畫。西島仍帶着帽子登場，將帽子向席上一丟。)

芳子 你回來了。怎麼樣？

西島 去了倒好。使我起了種種的感想！

芳子 眼睛完全不見了嗎？

西島 正是。

芳子 十分不自由吧。

西島 就是普通人，眼睛不見，亦忍不住的。何況一個畫家呢？

芳子 畫已畫不來了？

西島 那當然不能畫了。

芳子 你去，他們很歡喜吧。

西島 很歡喜。但是這種時候。

芳子 出了什麼事麼？

西島 唉！他的妹子發生了結婚問題。

芳子 妹子不在，恐怕很不自由了吧。

西島 那恐怕什麼事都不能做了。要雇筆記者，怕也不能夠；想要讀的書，要

請人讀，恐也做不到了。

芳子 妹子像這張畫嗎？

西島 雖然比此成長些，倒也像的很。

芳子 那麼很美麗了。

西島 相當的美麗着。

芳子 那麼你不虛此行了。

西島 蠢東西！

芳子 可是，嫁的問題就困難了？

西島 你當他嫁到那裏去？前幾天我們看戲回來，趁電車的時候，在我的前面有一個醉眠的酒漢，作討厭的顏色。

芳子 放蕩的人麼？

西島 我不是告訴你，那個懶惰漢叫做相川三郎嗎？

芳子 是的。

西島 嫁給那個人也說不定呢！

芳子 怎樣一回事？

西島 那人的父親辦着個公司，野村的叔父就在那裏服務；所謂野村的叔父，也是不很能做事的東西。因此一違背相川的意思，就要失職也未可知。所以他們打算無論怎樣，要把野村的妹子，給相川的三郎。

芳子 野村承認了嗎？

西島 當然不承認。雖是瞎子，野村究竟還是個男子！但是最後恐怕非承認不可。因為野村是他叔父家裏的半寄食者啊。

芳子 野村的父母呢？

西島 已經雙亡了。

芳子 那是很困難的。

西島 你若做了野村的妹妹，你肯嫁到相川的家裏去嗎？

芳子 那種人的地方我決計不去。看看那男子，已覺淺薄無實了，並且容貌卑陋使人難堪。

西島 你若是非去不可的時候，你將怎樣辦呢？

芳子 那我逃了。

西島 我仔仔細細的考慮過。與其做那樣男子的妻子，不如做賣淫婦的好。因爲還是自由呵！與那種傢伙伴了一生，真是受不了的！

芳子 真果的。

西島 野村的妹妹，真受了飛來橫禍。

芳子 終究沒有辦法嗎？我們不見其人，亦不至於這麼想。而今實在覺得——
太可憐了。

西島 野村若是眼睛不瞎，無論如何總有辦法。但是橫豎要嫁的，那麼眼睛
不見，在野村也許反是幸福。

芳子 那妹妹真可憐呵！無論怎樣沒有辦法了嗎？

西島 這世界還是金錢的世界！並且像野村妹子那樣的地位，是最要不得。
索性再窮一點，那也有辦法了。但是野村的地位是困難的。即使
叔父能幹，一失了職業也許沒有辦法，何況他本是懦弱的呢？

芳子 十分可憐呵！

西島 我一路想着：「如何才好呢？」但我想不出辦法。野村要賺錢，一下

子是不能的。叔父如果失了業，那也爲了自己的妹子而使她失業的。那麼再要得叔父的照應是不可能了。沒有金錢生活在現在的上怎麼行呢？

芳子

那麼無論如何，非做相川三郎之妻子不可嗎？

西島

唉！除出暫時糊糊塗塗的延宕着沒有辦法呵！將來野村少微有點

名聲了，那也不至於全無辦法。但這也是不可靠的事。我到野村的

地方去，野村執着於眼睛的不自由，總是想着以爲只要眼睛不瞎……

只要眼睛不瞎……；我看到這種情形，自己對於眼睛的光明，重興覺得幸福了。並且看見野村兄妹爲金錢而苦痛，我自己更覺得對不住了。

野村真是運命不好的人呵！我看野村與運命惡鬪的狀況，我覺得悲

壯。我時時希望他戰勝。

芳子

真是，希望他戰勝呵。

西島

和這篇小說裏所寫着的一樣：夢見作畫，或者哭了，或者發脾氣了。總之他似乎在說着「起來呵，起來呵。」——比較起來，我就覺得自己命運太好了，處在我的地位，而不做，實在太蠢呵！我彷彿是落在沃土裏的種子。並且安安穩穩的不受誰的摧殘而生長。而野村適得其反。剛要出一點芽，馬上受運命的打擊。畫差不多要成器了，被劫於戰爭而成爲瞎子。好容易要從事文學，稍微有些希望的時候，妹妹又要被奪了。正和眼睛太好了而被妒忌一樣，這次因爲他有太好的妹妹而被妒忌了。

芳子 稿子帶來了嗎？

西島 是的。這次決定給他發表了。野村的妹妹，竭力要我登出來。

芳子 真是給他發表了吧！

西島 但是即使發表，恐也沒有反應的。非但如此，一定是一陣謗毀。到那

一天才能賣文度活，這是一個問題。野村從此以後可要十分苦痛吧。

芳子 無論做什麼事，十分爲難哩。

西島 在他本人，雖因決心而不同，但在旁人看來，太可憂呵！

芳子 誰來了？

西島 不差。高峯夫婦來了吧！

芳子 (從窗口窺視外方) 正是的。

西島 我正料到他們要來。(到窗前打招呼)喂!

(二人退場。不久，西島與高峯二人登場)

西島 我正想你們要來哩。

高峯 旅行怎樣?

西島 也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事。倒不如今天遇了別緻的人。

高峯 遇見了誰?

西島 是野村。

高峯 野村嗎? 失明的嗎?

西島 是的。

高峯 怎樣會他?

西島 因為昨天遲回，今朝見到我不在時到的信。那信是女子的手筆，一看

寫着『野村廣次拜』字樣，我驚了一跳。就想：野村的妹子寫的吧。

我馬上開了封，一讀，原來很簡單的寫着說：「做了一篇小說，請你檢閱，若承你登在雜誌上，很爲感激。」我很驚奇的，立刻讀小說。正是一點不錯，野村的妹子寫的。膽寫得很美麗。我讀得哭了。

高峯 做得很好嗎？

西島 雖然尚有瑕疵，但野村的心緒十分能够表現。他是寫着自己的事。

畫妹子的像時被徵募的事，成了瞎子歸家，發脾氣而撕破圖畫的事，向妹妹怒罵的事，以及絕望而幾至於死的事等等，都寫得十分詳盡。並且你的事情亦有些寫着。

高峯 是那些事？

西島 他寫着：聽說你作了好畫，心裏就很難過。

高峯 綾子的事呢？

西島 你夫人的事並不特別的提起。然而他曾簡單地畫了夫人肖像。

高峯 畫了肖像嗎？

西島 雖因眼睛瞎了，除出簡單的畫之外，似乎不能畫了，但自己的顏面，與妹妹的顏面，亦會畫着。眼睛等等部位，雖有些不正確，但是很像。

高峯 妹妹十分美麗吧？

西島 唉！十分美麗，雖然裝飾不要管他。

高峯 那樣美麗的女子，少有的吧！

西島 很像這張畫，真是很美，並且還帶處女的媚媚。

高峯 住在那裏？

西島 離開五六町的地方。

高峯 呵！那也難怪，在什麼時候，我的妻子說是在近處會見她的。

西島 正是。他還說望望你。他說雖然想來會見你，但覺得怕見你。他說恐怕談到畫啊。

高峯 那也不錯。成爲瞎子，想想也實在可怕，因我們的世界，一半以上是眼睛的世界。色與光若是看不見，那就不得了。

西島 米加爾安極樂 (Michelangelo 1475-1564 意大利雕刻家畫家) 與林布蘭 (R

ambraendt 1607-1669 荷蘭畫家) 的畫亦無從看見了。我的作品，妹妹讀給

他聽，讀到讚美天才的地方，做妹妹的大約很苦痛吧！

高峯 這裡有畫冊。這些畫也不能看見了吧。並且自己畫的東西，亦無從

看見了。那個人是有特別美麗的眼睛的。我的妻子他們常常惋惜着。世上真有如此不幸的人呵！

西島 但因其是野村，所以還是要奮起。

高峯 正真。他實在意志堅強，是個死不服氣的男子。到那種樣子，還不服氣的男子，實在是很少的。看他被徵回來的時候，那麼的發憤真不可及！隨便到那裏，終畫着畫。他始終說着『我是畫家，只要作畫，就好。』可是那怕人家稍微指摘他一點，他就向你咬來了。再也不能沉默的。只要眼睛不瞎，到了現在，必定很有成功。這樣，我亦當不絕地

受到野村的刺激。比了現在的我，或許做了更可觀的事也未可知。一想起來，所謂戰爭的東西，真是可怕。

西島 然而野村的不幸還不止此呢？現在還有更大的不幸向着野村的妹妹，落下來了。因此使我起了種種的感想。

高峯 發生了什麼事？

西島 相川三郎那家伙，要野村的妹妹呵。

高峯 若是相川要她，野村的叔父定是很歡喜吧。

西島 你知道三郎那個人嗎？

高峯 不知道。

西島 真是一個蕩子呵！據說因手脚不好（做賊）被學校開除出來的東西。

前些時，在電車裏坐在一塊，老實說，一看上去令人作嘔。顏面上一點兒精神也沒有。

高峯 那樣的東西，說是要野村的妹妹嗎？

西島 正是。可怕的侮辱呵！

高峯 世間上，那樣的事多得很呢。

西島 那也許如此。然而正因為兩方（野村與相川）都知道的，所以我現在覺得更其可怕。並且野村，現在妹妹被奪，更不知有何等的苦痛？只有妹妹在旁，才能做出事業來，實在野村也說過，因有妹妹在，才生活着的。即是今番的小說亦是妹妹給他筆記的。若是妹妹不在，那麼不知多麼不自由呢？在野村說來，妹妹是他的眼睛，是他的手杖，是唯一的諮

議者，唯一的喜悅與悲哀的分擔者。

高峯

野村聽到這消息，怎麼樣辦？

西島

怎麼辦嗎？

我在他們那裏時，野村的妹妹才聽得這消息。所以他就

將此事講給野村聽。野村十分驚異。然而他說，若是妹妹願意去的

地方，就去也行。後來妹妹告訴他，那是嫌厭的人（指三郎），於是他就決

計阻止她。然而又想到叔父恐被免職時，野村滿眶眼淚，默不作聲了。

高峯

大約很悲苦吧。現在的世界實際是金錢的世界。沒有金錢什麼事

都做不成。

西島

真是。我也益發不敢看輕金錢之力了。雖說總有辦法，其實什麼辦

法也沒有。野村也說：「自己是一個不具者，不能不賴他人的慈善事」

業而生活，真是太難堪；』但實際如此呵！這個問題若是在二三年之後發生，那麼也許有辦法，現在發生，真是太殘酷了！

高峯

然而，再早些發生，更可悲了。

西島

我想：我偶然去的時候，剛好發生了那樁事。所以我又想：難道野村的運命，非我援助不可嗎？無論怎樣的想，我對於那個妹子嫁給相川，深抱不平。我不知道，倒也罷了。既然知道，眼見着野村的妹妹，嫁給相川去，真覺得太難忍受了。我已三十三歲。比不得二三年之前的我。說是無論怎樣，賺不到錢，這是沒有的事。我覺得能夠幫助，總想幫助他。

※

高峯

真是，若是能夠幫助給他幫助才好呵。

西島

可是各種各樣的事一想起，真不由人越想越難過了。我從哥哥處，每月支五十圓生活着。我雖也賺些錢，但那是辛苦了一月，才好容易得到三十九圓六十錢呵。所以這樣賺來的錢都向負號方面用去了。我這裏又時常有來借錢的人。我也從來沒給過他們五圓以上。但就給五圓之數，一到月底就不足五圓之譜了。我雖然想，只要拼命的幹，總有辦法。但到了現在，我覺得就令拼命的幹，恐也沒有辦法了。去向可厭的人們去低頭，也許會有辦法，然而那是耐不住的。我在文壇，略有微名，也已有五六年於此，自己雖勤奮不怠，但與金錢總是無緣。所以要供養兩個人，總不可能。況且野村此後靠文學生活，更是難有希望的。我對他們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搭救。最後還不是

野村的妹妹自動的到相川家去嗎？想到這樣，我一定以爲「爲着野村自身，也非如此不可。」這麼想着，真是受不住的侮辱！我想像起相川那東西，如願以償；便要發火。何況事實真是如此，那裏受得住呢？

因爲野村素有天才之稱而又加以秀麗的妹妹啊！

高峯 真是無論怎樣想法幫助才好呢！否則野村太可哀了。

(芳子登場)

西島 什麼事？

芳子 留聲機唱一下好不好？

西島 唱一下也好。

芳子 在這裏唱好不好？拿到樓下去是很麻煩的。

西島 (對高峯說) 好嗎?

高峯 我正也想聽聽。

西島 (對芳子說) 好的。

芳子 是了。(退場)

西島 怎奈金錢之力跋扈到那樣田地，真是氣死人。因為牠一點不客氣的支配了人的一生了。

高峯 真是。

西島 總得想法幫助才好。愛莫能助的事，好不抑腕。但總覺說那「愛莫能助」是一種口實罷了。

(西島之妻，高峯之夫人——綾子——登場)

綾子 聽說你會見了野村先生？

西島 是的。

綾子 野村先生真是可悲呵。

西島 真是可悲。

綾子 靜子小姐可悲呵。

西島 正是呵。

綾子 運命好的人到什麼地方，都是好的；運命不好的人真是到什麼地方運命都壞的了。

西島 一點不錯。野村君若是眼睛不瞎，或許也是運命好的人吧。

高峯 然而正因是野村，到那樣地步還馬上想奮起呢。

綾子 做小說嗎？

西島 是的，今番想給他發表咧。

(稿子交給綾子。綾子約略讀着。)

(芳子一面開留聲機，一面說。)

芳子 開一個什麼片子？

綾子 什麼都好。真是可憐呵！

高峯 不要讀了。

綾子 據說靜小姐發生婚姻問題了？

西島 是的。

綾子 男家，據說是不很有趣的人嗎？

西島 是的。

芳子 唱些什麼片子？

綾子 隨便什麼。

(女僕登場)

女僕 一位瞎子與一位美麗的姑娘來了。

西島 叫什麼名字？

女僕 叫作野村吧。

西島 (對高峯說) 野村來了。領到這兒來好嗎？

高峯 只要野村不妨就好。但是不是有事嗎？

西島 我去問問看。

綾子 上樓梯來很不方便吧。

(西島與芳子退場)

高峯 真是久不會見野村了。

綾子 真是。

高峯 只有赴戰之前，會面一次。其後，他也一無音信。(隔一回)你呢？

綾子 我也是這樣。曾有一度相會，他說誰也不想會見，就靜悄悄的回鄉去了。

高峯 你沒有愛過野村嗎？

綾子 沒有。

高峯 交情是有的麼？

綾子 交情却是有的。

高峯 要是野村眼睛不瞎，你已成了野村的妻子吧。

綾子 沒有那樣的事。

高峯 靠得住嗎？

綾子 我這樣兒，不在野村先生的眼裏呢？

高峯 你想着他嗎？

綾子 我也並不想。

高峯 野村也許想你哩！

綾子 沒有那樣的事。

高峯 然而野村現在還畫着你的顏貌啊！

綾子 那樣的事！他怎還能畫呢？

高峯 可是西島是這樣的說。簡單的畫，瞎子也還能畫的。

（樓梯上有腳步聲。二人沉默。）

（西島走在前面，廣次被靜子攙着手，登場。）

女僕拿了座墊

上來）

靜子 哥哥。這裏是高峯先生與綾子夫人。

廣次 久違久違。

高峯 久違久違。

（四人行禮）

廣次 與高峯君長久不見面了。不過常常聽得些傳聞。

高峯 聽說你做了小說？

廣次 說也慚愧，那還是初學呵。

芳子 靜子小姐！前日失禮了。

靜子 倒是我呵！因爲不期而遇呵！

（西島妻。拿了坐墊與茶來）

芳子 我還以爲『你是在故鄉咧？』

靜子 因爲父親死了，所以去年上京去。哥哥說：無論那一家不要去通知。

芳子 開留聲機吧。

西島 野村君以爲怎樣？

廣次 開給我聽聽吧。

西島 貴事呢？

廣次 在後講罷。

高峯 若是有什麼事，我們倆下去吧。

廣次 不！你是在這兒的好。然而留聲機請開給我聽聽吧。

靜 哥哥，怕太遲了，那就不好。

廣次 不要緊。你那樣擔心太無理了。

西島 那麼留聲機下次唱吧。

廣次 不，務請就唱。

芳子 既然高峯愛聽就玩一下吧。

高峯 是的。

（開了留聲機。西洋的歌。芳子與高峯一起唱起來。）

芳子 反面也唱吧。

西島 不必了。

芳子 是了。

西島 你下去好了！

綾子 我也下去吧。

廣次 務請坐在此處。因為要和各位商量商量呢。

西島 後來叔父處又有什麼話嗎？

廣次 不！並沒有什麼。

西島 我聽到的那些話，已經和高峯君這些人說了。因為我想是不妨的。

廣次 這樣，那也無妨。實在又發生了更其緊急的事了。越聽越覺相川的

手段使人發怒。真不把我們當人呵。因此我心裏雖然發怒，怎奈是鱷魚（最無能力的一種魚）的切齒，什麼功效也沒有。只有把自己的不爭氣，表顯出來罷了。如何才好，在我自己，真是一點不明白呵。老實說像我這樣的人，人家無論怎樣待我，真是非默然不可的呵——我常是怎樣的思想。我自從成爲瞎子，脾氣也許加強了，我覺得忍耐尤其加強了。因爲有忍耐的必要呵。我是折翼之鳥。無論逢見什麼，使我羞恥，也是不能奮飛。只有默然的對待運命。因爲不會死是很奇怪的，因此不敢說不服也未可知。我常常對自己說：『你是應該死人的了。而今還是活着，真是幸事。所以要忍耐才行。』忍耐在我，不能算是美德。沒有能力，也要嘗嘗悲壯之感而已。因此藉以自慰。此番的事情，

越想越覺得我是不能說不服的人了。儘你切齒，總無辦法。真所謂——

「一面哭泣一面睡去」的人。這種情形我很知道。但我覺得今次的
事情總是不能默爾而息。妹妹太可憐了，並且我自己太可憐了。

（隔一回）本來若是只有我自己的可憐，我亦打算忍耐了。或者我能索性把偉大的忍耐力給你們看看。可是這次的事情是耐不住的。西

鳥君回來之後，妹妹又告我各種的消息。相川那樣的手段，真是大殘

酷了。妹妹。

靜 哥哥，那件事，不要說了吧。

廣次 何妨呢？不說，是不會懂的。

靜 可是後頭的話請你別說。

廣次 不要多嘴。妹妹與叔母在十日之前一起坐電車，據說遇見了相川。

因此叔母給他們介紹。前日叔父騙了妹妹帶到相川的家裏去的。

靜 說叔父騙人那也過分了。

廣次 豈不是和「騙」一樣嗎，默然的帶了你去，在中途走到相川的地方？

於是將妹妹帶到相川的家裏。於是妹妹都碰見了相川的父親和母

親。於是……。

靜 哥哥！

廣次 是終身大事呢！（隔一回）於是請妹妹洗澡。一入浴室，相川的母親也

進來了。相川的母親原來是妓女出身，與女僕一同入浴的。終究輕

輕便地舉行了他們的體格檢查了。

靜 哥哥。 真是，哥哥。

廣次 我已給你說『不要多嘴。』 於是妹妹從浴室出來，相川三郎已站在

那裏。 妹妹是蠢東西，並不想他是故意。 我一聽到已是忍耐不住了。

即使不是這樣，我已忍耐不住，大家都是合而謀我呵！ 當我們是蠢

東西呵！

高峯 (獨語狀) 那當然是不能夠的。

綾子 欺人太甚！

芳子 真是。

西島 不能寬恕的。

廣次 我聽到這事的時候，我想若是西洋人一定去決鬪了。 我又很想把相

川也檢查一下體格。但是覺得那樣被他們侮辱，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

西島 廢兵之費呢？

廣次 那也放在叔父的手裏。我的圖章，也放在叔父之處。所以這件婚事

如果決絕，我們在叔父的家裏也就耽擱不住了。

西島 (沉默一會) 不要緊的，請就出來吧。若是一點兒錢，此刻總有辦法。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總不至於使你餓死的。

廣次 但是。

西島 不是講那樣話的時候呢！

靜 叔父們怎樣辦呢？

西島

請他們再等二三月給回信，想也無妨！完全拒絕也許發生何種妨碍。

先以完成野村君的事業爲口實，說要二三個月離家出來，這豈不好嗎？那時候，叔母也許會替你巧言掩飾了。那時，即使免職，那也不過免職，反而否極泰來也說不定。以後野村君的事情或許稍有頭緒了。

那時作斷然的處置，也不遲哩。我想沒有急於回答的必要吧？

靜

哥哥。既然如此，照西島先生的辦法吧！

廣次

.....

靜

在我想來：這是最好的辦法吧？

廣次

但是未免太好了！

靜

但是除此之外，沒有辦法。

西島 金錢一方面請你不必擔心。到後日給你籌三十元。就算是那篇小說的稿費。

廣次 可是太多呵！

靜 哥哥忽然這樣客氣了。不消三十元！？

高峯 真是，就是這樣辦去吧。我當急難的時候，總當盡力臂助。

廣次 可是太好了。

靜 可是哥哥是打了這個主意來的呢！

西島 但是此外有什麼好的辦法，請你老實告訴我們吧。

廣次 不！也不是不贊成你的辦法。總覺是像爲要錢而來，着實過意不去。

西島 那麼這麼辦罷！

靜 目今請你籌十五圓就够了。

西島 那麼到後天就籌二十圓吧。隨後再籌十圓吧。千萬不容擔心。

廣次 可是怎麼受得呢？

靜 雖然沒有受的道理。

西島 怎麼沒有？因此您倆可以脫離相川之毒手，我們正不知多少歡喜？

我聽您一說，我覺得靜小姐即使不去，叔父亦不會免職的。

高峯 那一定不至如此。因為叔母是很能幹的呵！

廣次 我也這麼想。然而相川之父是相川之父哩。可是我叔父一家的

事，那是不要緊的。我不能管到叔父的事，我還想叔父亦一定是同謀者，所以隨他去好了。

西島 真是如此。我覺得你的叔父做你的犧牲倒也好。在你實在沒有犧

牲的必要。

靜 可是還有那些孩子咧！

廣次 又不是什麼可愛的！他們以為我是瞎子，所以在我面前靜悄悄的走來，忽然在耳朵旁猛吹喇叭。有時以為人瞧不見，扮出鬼臉，揮拳相向，而最惡作劇時，裝做要把小便澆到我頭上。說起來真是不成話的。

靜 可是兩個小孩在一起，總是這樣的。並不是什麼惡意呵！

廣次 即使不是惡意，我也不見得有趣。橫豎不會成個好東西。我們不值得做他的犧牲。

高峯 那沒有管到他的必要。

芳子 真是沒有。

綾子 靜子小姐心腸太軟是不行的。

靜 也沒有什麼軟！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告辭吧。

廣次 唉！

西島 再坐一下好嗎？

廣次 再聽一下留聲機去吧。

西島 好的，聽聽去好嗎？

靜 雖蒙好意，還是等下次來吧。

廣次 高峯先生今日帶了小孩來沒有？

高峯 今日沒有帶來。

廣次 將來我們有了家，務請你也來來。

高峯 謝謝你。

靜 綾子夫人也請來哩！務必。

綾子 謝謝。一定來吧。

廣次 那麼再會。

靜 十分攪擾了。

西島 那麼請後日再來吧。

廣次 謝謝。

各人 再見。

（靜攬着廣次的手。後面的人送着。暫時西島、高峯兩夫婦歸室。）

西島 十分表同情吧。

高峯 真是難堪呵。

綾子 靜子小姐可憐！始終以眼淚洗面。

芳子 當真妹妹是個美人兒。

高峯 可是相川那樣的手段太殘酷啊！

西島 也許不是惡意，實在太難堪。全然不懂事的。

高峯 他們存心：無論怎樣隨便做去。所以想到了自己一面。

西島 真是把相川的體格也檢查他一下倒對啦。他一定是有花柳病，而且多半還沒有好！一想起來可怕極了。前天我到醫院，去訪一個住院的朋友。只聽得『啊唷唷！啊唷唷！』小孩似的喊聲。我問他們怎麼

樣，他們說那是患梅毒者，日夜的呻吟着。說是初聽幾夜，使人夜不成寐。後來我又去，已不聽得那聲音了。據說已死了。「六零六」也無效果！聽說也是個富家子弟咧。到這地步的雖極少，然而也是常有的。所以檢查相川的體格才是對準。然而實行此事，叔父一定要被辭歇了。越思量越覺得野村的叔父是相川的奴隸。任他無理也只能俯首就命。

高峯 或許還受寵若驚感激不盡哩！（指叔父）

西島 那也說不定。做他的犧牲實太難當啊！

芳子 真是。可憐呵！

綾子 真是。然而西島先生經你對他那麼說，大約安心了些吧！

西島 我早想另做些事。我實不願假金錢之力。而一方面亦時時想賺些金錢。我知道靠金錢之力不能戰勝惡勢力。而今更覺釋迦耶穌的道理是正當的道理。然而到了自己，在現在的世上，還免不了要求金錢之力。因為我對於這方面，幾乎是個無力者呵！

高峯 真是，我們的事情，和金錢是無緣的。要建造一個畫室也做不到呵。

綾子 我們可以去了。我正掛心着，小孩也許正在哭泣。我覺得哭的聲音，好似有些聽見的樣子。

高峯 那麼走吧。

西島 再請來玩。

高峯 謝謝。也請你就來玩玩。

西島 日內必定奉訪，因為想看看畫呢。

綾子 (芳子)那時你有空，亦務請回來。

芳子 謝謝。一定來拜訪。

各人 再見。

(四人退場。不一會西島與芳子登場)

芳子 (一面收起留聲機)廣次先生的妹妹，十分美麗呵。

西島 是啲。

芳子 你剛才不是說，也不見得那樣美麗嗎？(隔一回)到後天二十九圓錢你打

算怎樣籌措？

西島 家裏還有多少？

芳子 只不過二三圓罷了。

西島 郵局裏呢？

芳子 只有十圓。

西島 那麼這月份打算怎麼辦呢？

芳子 我想借用下月份的款子！除此之外，沒有辦法，你是一點也不管的。

西島 總有辦法的。

芳子 你雖說到後天籌三十圓，你想能夠辦到嗎？

西島 萬一不能夠，打算賣書！這些書若是都賣了，也得二三百圓哩！

芳子 打算都賣了嗎？

西島 雖沒有打算如此，但到緊急時，我想賣了也好。書買的時候可以買的。

橫豎讀不了這許多。

【芳子】你打算照應他們到什麼時候呢？

【西島】直到不必照應爲止。

【芳子】你說得那樣寬氣，豈不受累？只是使我擔憂。我夜裏也不能好好的睡。昨晚，我夢見：『我自己陳列我所有的衣服看看，都是三四年前做的舊衣服，可穿的一件也沒有，我不禁哭了。』

【西島】你要說那奢侈的話，那真沒有辦法。

【芳子】並不是奢侈。真是一件衣服也沒有做，穿得出門的衣服那有一件呢？所有的都是老式的舊衣裳！

【西島】你說得那嗎幽閑，怎麼行呢？

芳子 你因野村的妹子美麗，所以答應上了那種事。

西島 沒有那樣的事。

芳子 一定的，你若是那人不是那樣的美麗，那末什麼籌錢的事也不會說了。

西島 還不住嘴麼？

芳子 書都賣完也好？

西島 若到了非賣不可的時候，那一定賣了。

芳子 野村的妹妹，只是睨視着你的面孔，大有什麼都高興說的模樣。柔柔

媚媚的對你——雖然還是今日初次相見。

西島 你不表示同情嗎？

芳子 有同情的。可是你實太抱同情了。你一定在想：沒有我在，就好。我

想到這樣，真好氣悶。

西島 那裏的話？你聽了野村的話，以爲我的辦法是差了嗎？你難道以爲

我要把你餓死了去幫助野村兄妹嗎？衣服那些小節算得什麼呢？

若是有功夫計較衣服，那倒不如想想野村的事。他的事只要我一個
人答應，什麼都有辦法。你只知自己一點也想不到別人的事。你以
爲廣次的妹妹，相川的地方去也好。去了你倒還是快活的吧。

芳子 沒有那樣的事。可是。太美了呵！很擔心哩！

西島 不要緊。

芳子 況且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我很擔心。你有一點也不去賺錢。

西島 我無論怎樣，不使你餓死的，就是你，你的母家亦不會使你餓死的。我

們是不必憂愁自己的幸福人呢！

芳子 我不專是擔憂這點事。

西島 你不能够相信我嗎？

芳子 即使現在是能够，到後來覺得似乎有不能的時候。而且每月籌錢是太難了。書賣完了亦太寂寞呵！

西島 那嗎我對廣次說是「只有把妹妹給相川」就好了嗎？蠢東西！

（把書一丟。把客來時吃剩的茶潑了。一下子沉默）

西島 揩乾茶來！

（芳子面現不平，淚積於眶。但仍順從的揩乾茶漬）幕

第二幕

廣次租定的房間

(二層樓，很粗陋，天花板很低。

廣次一個人鬱悶悶的在着。

同時傾耳細聽。

不久靜子登

場)

廣次 怎麼樣？雜誌出版了嗎？

靜 是，已出了兩三種。

廣次 我作品的批評登出來嗎？

靜 沒有。

廣次 沒有登出來？

靜 是的。

廣次 正如西島所說沒有反應呵！

靜 還有未出的雜誌哩。

廣次 我還是一個空想家。我初想那篇小說發出來，總有什麼地方寫信來了。又想總有什麼人來訪我吧？世間已忘了我的名字了。忘記是當然的了。我還想他們會記起，那真太癡了！

靜 但是因爲不知道哥哥的住處所以沒法來找呵。

廣次 那也可以致書書店或西島的地方的。我那篇作品，決不以爲是不朽之作。然而總想稍微替我開拓些運命。然而那又想得太癡了。

靜 無論怎樣只得慢慢的來。

廣次 我們的身分等得及慢慢的幹麼！我們始終這樣要西島照應是不成的！

靜 雖說如此，也無辦法。西島先生正爲哥哥着想，并憂愁你用功過度，

廣次 西島或許如此。然而我不能以此安懷。

靜 那固不錯。然而我覺得哥哥近來太着急了。

廣次 不能不着急呵！我想早一天安心好一天。我想緊緊的捉住這句話：

「我是有用的人。」我很想知道我是有受西島照應的價值的人。否則這樣的生活下去，愧爲男子了，太辜負了。

靜 因爲西島先生很知道哥哥的心，實不願你去焦思。如其腦子壞了，那真不是玩的。

廣次 我的腦筋不會因此而失敗。因爲我有了大體的修養。我的腦子，對於辛苦是慣常了。

靜 但是近來夜裏也沒有好好的睡呵！

廣次 不至於那樣。睡得不足也許有的。你也睡眠不足吧。

靜 我可不要緊。因為我的腦並不使用，我沒有聰明伶俐的必要。

廣次 你爲什麼這樣沒有野心呵。

靜 我的希望都承你哥哥一個人擔負了。

廣次 (好像自嘲) 不是可靠的哥哥呢！

靜 我則以爲可靠而安心着。

廣次 我此刻自己以爲一點不可靠。

靜 那樣擔心起來……

廣次 我在你不在這裏時，想到種種的事。我真是心憂。我想寫個信給西

島吧。我昨日叫你再讀一遍我所做的小說。從那時以來，我要實現希望是不能够的了。只想總還做得好些，那知一點也做不好。長此下去，到什麼時候，我的事才有頭緒，全然不可知；在叔父家裏的時間，總想：只要時間是我的啦。然而現在時間雖然是我的了，我的事業却也一點沒有發展。

靜 可是到此以來也作了兩篇了。

廣次 那樣的東西排不上著作之林。

靜 可是西島先生高峯先生都在贊賞呢！

廣次 那當然是對我的厚意。他們想給我以希望！

靜 沒有那樣的事。我也覺得是好的作品呢！

廣次 不行。沒有開拓我運命之力的作品，什麼用處也沒有。大家心中想

着我是瞎子，所以那樣的東西亦贊賞起來了。厚意並非不足喜，然而歡喜厚意的理由，現在是沒有呵。

靜 寫給西島的信，打算講些什麼話？

廣次 我要他說給我聽實在的情形。因此我可找到賺錢的路。

靜 你打算如何賺錢？

廣次 我對於此事不知考慮過幾回了。我亦想做商賈。我要徵求些別人的意見。老實說我無論什麼好的意見想不起來。

靜 還是不作這樣的妄想，除出做現在的事情之外沒有辦法呵！將來或有巧事也未可知。

廣次 我亦這樣的想。我也以為定有人會送巧的事情來。然而沒有；有之只是間壁婆婆，來說些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話。

靜 算了！那些話。

廣次 但比相川的話還好些。實在與其做討厭的人的妻，倒不如做妾的好。

靜 可厭的事。

廣次 馬上會有人來說當長三，野鷄，賣淫婦這些事吧！

靜 那些討厭的人，真是。

廣次 哈哈！與其說是無情，毋寧說是滑稽。我昨晚想過。將來你秘密的夜裏出去賺錢，日間來幫我做事也未可知。

靜 哥哥，止了吧，那種話。

廣次 可是比做相川的妻子好些呢。

靜 誰也沒有說做相川的妻子。

廣次 你的心中有一點決心要做相川的妻子去的念頭，我是不答應的。

靜 沒有。

廣次 沒有就好。

靜 哥哥真是特別的多疑。

廣次 盲目的人就會多疑呵！你的面貌看不見，尤其是你的眼睛看不見，你

的心之所在，使我很有些不安。僅僅靠耳朵聽進去是不能信憑的。

你不要發氣。我從前日就這麼的想。我想莫非對我的作品人家痛

罵着嗎？不是你知道了瞞着我嗎？今天又覺如此。你說沒有刊載

批評時，我實氣沮了。他人的壞話，我並不短氣。然而對於瞎子的哀怨，浮起了種種的空想。並且浮起的空想是不能消散。那怕你說沒有罵，我總覺得你因姑息的愛而不言，不是你一個子在背面傷心嗎？

近來一想起你的事，是怎樣的寂寞呵！彷彿只有你泣的姿勢在我的眼前。我雖寂寞，我想你不更比我寂寞嗎？

靜 沒有那樣的事。哥哥。我漸漸的覺得有希望了。所以此刻是很高興。

廣次 你的手近來因為做做粗事，變成粗硬了。

靜 那有什麼要緊呢？

廣次 你的手的美麗我所喜歡的。目能見的時候不必說了，就是從眼睛看

不見以來……，那美麗我覺得漸漸破壞去了。

靜 那些手指兒算得什麼呢？

廣次 那原是無妨，但覺可惜呵！

靜 一點也不可惜。倒是哥哥成了神經衰弱……。睡眠不足是不行的

呵！稍微休息休息怎麼樣？

廣次 睡眠嗎？睡了，恢復精神也未可知。我精神振作，你也精神振作罷。

靜 是的，我精神很好，當正哥哥的精神要好才行。哥哥一說到可厭的事，我亦很難過了。真是安心把自己的事做去就好呵！

廣次 無論怎樣，除出文學之外，就沒有可開拓的路了。請你放心，一定有什麼成就。實際西島已了解我的心思。我不是徒然受西島的照應的，

西島很能知道我，所以我安心是安心的。

靜

舖了坐墊吧。

廣次

喂。

(靜子鋪粗陋的坐墊)

靜

已舖好了。

(廣次手摸摸索索的睡了。)

靜

冷嗎？

廣次

呵，並不冷。

(暫時沉默)

廣次

靜妹！

靜 喂！

廣次 你在做什麼？

靜 並不做什麼。

廣次 你在想什麼？

靜 一點也不。

廣次 叔父家裏的事常常想起嗎？

靜 時時想起的。

廣次 那麼出來之後，不也後悔嗎？

靜 沒有後悔。

廣次 靜妹，你現在不是想着西島也許會來嗎？

靜 你怎樣知道的？

廣次 因為我亦想他會來吧。

靜 哥哥有戀愛綾子夫人的事嗎？

廣次 如何忽然講起這件事來了。

靜 我近來時常懷疑這事呢！

廣次 老實說這事是有的。就是現在亦可以說還在想她。

靜 果真這樣？先幾天遇見綾子，你覺得怎樣？

廣次 很歡喜呵！我還想要遇見哩！

靜 在後很苦痛吧。

廣次 因為也慣了。

靜 那天晚上全晚的哭泣。

廣次 是的。因為想起了各種的事情。你也哭泣了吧。

靜 是的。因為我總覺得替你難過。一到西島先生的家裏去，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了。

廣次 並且那種事，在我是不能看見的。

靜 因為你不能和綾子一起談話。

廣次 我們兩個人那天回來幾乎不願開口。

靜 真是。

廣次 我們好寂寞呵。

(沉默。二人作微聲)

廣次 從這個寂寞，一點也生不出什麼來，太可悲了。

(沉默)

廣次 靜妹。走近枕邊來，喂。

(廣次伸出右手，靜子鄭重的用兩手捧住他的右手)

廣次 我一生的事業供獻了給你。

靜 那麼說來，做你哥哥夫人的人，未免太可悲了。

廣次 若是做我妻子的人，那個女人橫豎不是有福的人。

靜 沒有那樣的事。

(沉默)

靜 哥哥。

廣次 請你不要說了吧，我要睡着了。

靜 是的。

(沉默)

靜 哥哥。(沒有回答)已睡着了嗎？

(靜子收拾房間，老婆子登場)

老婆子 有客。

靜 呵——！請領了進來。

老婆子 是。

(靜子稍微走了些出去，西島登場)

靜 剛才我和哥哥談起你會來呢。

西島 野村君哩。什麼地方不舒服？

靜 不。因昨晚一點也沒有睡，此刻午睡了。（走向廣次一邊）哥哥。西島先

生。（要叫他起來）

西島 請你讓他再睡一下吧。

靜 那麼太失禮了。

西島 我不要緊的。橫豎今天無事。我正想書店去呵！

（靜子裝個手勢）

靜 （低聲）那件事還沒告訴哥哥呢。

西島 （低聲）這樣嗎？

（二個人一面打開障子看看外面）

靜 哥哥因那篇小說沒有影響正在氣悶。

西島 這樣嗎？

靜 (稍用低聲) 我也想說給他聽，但那種批評太凶了。

西島 氣得肚脹吧。

靜 幾乎在書店裏哭出來了。因為太難堪了。即使被他們惡評，也不要緊，哥哥的東西總是好的。

西島 不要緊。誰都要經過毀謗。我想你們因此而難過那是不行的，所以特地來奉訪。

靜 多謝你。他們寫着：你的雜誌被我哥哥的作品沾污了。他們還寫着：爲什麼那樣不成樣的東西公然登了出來，投稿者虧他投去，登出者虧

他登出。

西島

蠢東西！他們想不到有野村的人，他們以爲是造作，是誇張，是無病的呻吟。他們實不懂得篇中的實感。不能感得生之苦痛。然而任被毀謗，還是很安心。謗者敗亡，被謗者終於勝利的。

靜

可是以前在報上登出來的批評，寫着同樣的話，那更使難過。

西島

安心好了。我們這班人亦被惡毒的批評過。四五個人得同樣的批評。不但被他們說「不必幹文學吧」，簡直被指爲下等的好勝的風頭家，淺薄的立異者。然而被批評的我們却不向後退；無論怎麼的說，還走着勝利的路。而批評的人多已消滅無聲了。——雖是在二三年前，前還是彷徨歧途啊！

靜 你真是受過那樣的毀謗嗎？

西島 是的。「小小的超人」這篇小說便是了。

靜 是那篇嗎？我會把那篇讀給哥哥聽，兩個人哭起來了。哥哥佩服得
了不得，認為好的作品。

西島 批評家對於所見的真東西根本加以猜疑。他們以為那樣好的東西
在世界上是不會有的，他們這樣的斷定真是難堪呵。

靜 聽了你的話也安心了。哥哥近來正在着急。

西島 那也許使他着急吧。然而除出慢慢的來，是沒有辦法的。非打定兩
三年內決沒有反應的主意不可呵。

靜 哥哥受你的照應，時時不能忘懷。

西島 那不行。我雖然不能充分照顧，但那一些，請他安心吧。

靜 我求了你，彷彿覺得坐了大船一般；但我哥哥總是不安心。

西島 雖然不是很好的大船。這個房子不是太鬧嗎？

靜 不。

西島 但還有更好些的房子呢。

靜 哥哥因爲此處價廉所以合意了。我也合意了。從此處正可望見你

家的屋頂哩。

西島 啊——！

靜 那處二層樓的後面，剛好望見屋頂。

西島 是的。

靜 那是你的家。

西島 真是。那二層樓正是我家對面的一家。

靜 我來的時候，我就這樣設想，到兩三天前，我才證實了。

西島 被你知道了。

靜 那是容易知道的。

西島 此處很宜於眺望。

靜 是的。(沉默一下)已可叫起哥哥了嗎？

西島 我不要緊。

靜 真是種種的事體承你的照顧。

西島 不。

靜 哥哥嘗說：『早些做出好的東西，以不負你的信用。』

西島 是這樣嗎？

靜 你長的很高，頭碰到門楣了。

西島 唉。可以用我的頭髮掃到門楣了。

靜 真是。當那時候（指要嫁時）若不是你來，我現在不知是怎麼樣了。這使我常常的想起着。

西島 真是那天到你地方來，我覺得不是偶然的。

靜 我總想要使哥哥安心。哥哥急得很，對我又有些疑心。真是很擔憂的時候。我也時時擔着憂慮。我常常想：哥哥若是成了器，那就多麼歡喜呵。

西島 我想，不要緊。

靜 你不要爲了送給我們錢，把書賣了吧。

西島 爲何問此？

靜 我正有些掛心於此。

西島 爲何？

靜 因爲初到你那裏去時，見有許多書；第二次去時不見了。

西島 有人借了去吧。

靜 那樣還好，可是這不是短期的事，使你受累如何是好？

西島 不要緊。這點錢一年之中，只要勞動勞動可以賺得回來。

靜 我想哥哥亦得早些達到這個地步才行呢。（隔了一回）你的地方雖然

有很多的書，那麼一來，豈不是寫不出好的作品了嗎。

西島 決沒有那樣的事。我讀的書，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呵。併且讀了也

立刻忘掉了。

靜 哥哥雖也懂得一點橫行文字。

西島 不知道也不妨。

靜 你不要爲了安慰我們，說那樣的話嗎？

西島 我對沒有希望的人不表同情。

靜 失禮得很，你不是表同情於我吧？

西島 即使你不在，我對你哥哥，還是如此的。

靜 我很相信你。

西島 請你信我。

靜 我很可憐哥哥，你和高峯先生，都各有名了。
高峯先生的綾子夫人的

畫像批評很佳呢！

西島 唉——！

靜 現在高峯先生，據說畫着綾子夫人的裸體畫？

西島 是。

廣次 那是真的嗎？

靜 (驚了一跳) 什麼時候醒來的？

廣次 剛才。

靜 西島先生在此。

廣次 來得很好。我一點也不知道，失禮的很。爲什麼你不叫醒我？

靜 因爲你睡得很熟。此次的談話你聽到了嗎？

廣次 夢中似的聽到了。

靜 討厭的人，偷聽談話。

廣次 終至聽到了。
(起來) 收起褥子吧。

靜 知道了。

廣次 今天正想你會來呢。

西島 這樣麼？

廣次 雜誌什麼時候出來？

西島 也許明日吧。

廣次 我的東西又登出來，沒有不贊成的人嗎？

西島 唉，不會有。前一期有人稱贊你呢。

廣次 據說社會上一點也沒有說呢！

西島 唉。

廣次 那雖是當然，但覺得寂寞。

西島 打定主意完全沒有反應的時候，便一點一點的會有反應。

廣次 你怎樣的。

西島 我幹了三年之後，才被人稱贊起來，到第五年在社會上才有些地位。

雖有更快的人，那亦限於受前輩提拔者。要得現今那些前輩的承認，覺得難過。無論怎樣，要得後輩承認一方做去，那麼非得有二三年的

忍耐不可吧。也許有些苦痛的事，然而忍耐是必要的。

廣次 講到忍耐，我決不弱視於人，然而近來急得了不得。
(對靜子)端茶來。

靜 是的，還沒有奉過茶給西島先生呢！請恕我。

廣次 菓子亦買些來。

靜 是的。

西島 那可不必。

廣次 買好了。

西島 (客氣的樣子)真是……

靜 (一面笑)哥哥。我現在注意到了，哥哥沒有注意到嗎？

廣次 什麼？

靜 買菓子的錢是誰出的？

廣次 那有何妨呢？在我這裏的東西，不論那一件都是西島君買的。這種事還有什麼好笑呢？

靜 固然。可是西島先生客氣，而哥哥反要去買，這是可笑。

廣次 蠢貨，不要做聲！

靜 是的。（搜錢袋）

廣次 稍微跑得遠些，買些好的東西來。

靜 是了。（退場）

廣次 （沉默一下。用低聲說）妹妹去了沒有？

西島 唉，去了。

廣次 請寬恕我。實在我全然沒有睡着。雖然有些昏沉，你們的話句句都聽到了。

西島 句句都聽得！

廣次 唉，句句都聽了。因為成了瞎子，變成多疑。妹妹雖想叫起我，那種叫起的方法，倒覺得像是希望着我的睡。而且你的答話，也像以我的睡着爲僥倖。我覺得如此。務請不要發怒。亦不要因爲我們兄妹互相猜疑發生不快。

西島 並不作不快之想。

廣次 我近來想起各種各樣的事。我近來真是膽寒。被人毀謗，倒也不膽寒。——固然不能說一點不沮喪，但那終有辦法；我不會始終弱視於人

的。我所難過的事，是始終需要你的照應。

西島 若是這點事，那請安心吧。

廣次 真是，我因此想起各種各樣使你受累的事。而且我聽到很奇異的話。不是掛心的事——然而我現在想，不會使你受累嗎？妹妹對於這件事知道不知道，我可不明白。

西島 什麼事？

廣次 這件事你若是聽見了會得發驚呢？

西島 什麼事？

廣次 近處傳說，說妹妹是你的妾。

西島 唉！這樣的？

廣次 是看輕人家的傳說呵！我聽了真覺對你不起。

西島 對我却也沒有什麼對不起。可是說得太兇了。使人氣憤填胸吧。

廣次 我上一月洗澡去，恰好聽到這個話。我的耳朵比他人格外敏銳，雖是低聲也聽得的。我嚇了一跳，身體發起顫來，我覺得幾乎要倒在那裏了。

西島 當真的。

廣次 我回來之後，立刻寫了給你的一封信，我想還是把你照應我的關係斷了吧。我想起了此種流言，報紙上若是登載出來，也許煩累你吧。又
想你的夫人，亦許氣憤極了吧。我什麼樣都好，所以非謝絕你的照顧
不可了。可是再一思量，斷絕之後的困狀，浮在我的目前了：那樣一做，

妹妹一定到相川的地方去了吧。這件事，對於我又是不能堪的。

西島

那麼只要我不來就好吧。因為我來的次數太多了，所以起了那樣的流言。我如知道會起那樣的流言我也就少來了。

廣次

你若是不來了，我固不必說，妹妹亦太寂寞吧。我為何如此的不幸呵？真是痛恨。我想我橫豎是不成器的人了！我又想我這種人不是生着和死了同樣的嗎？『不是那樣的，不是那樣的，』我無數次的這麼自慰。然而我總覺得那不過是安慰罷了。在個人什麼都好。只是妹妹覺得可悲呵。二三日之前，妹妹正在散步，鄰家的老婆婆，說是受某人的拜託，勸妹妹以三十元錢一月做妾去不去？妹妹雖說一笑置之。然而妹妹的哭泣，我能感受到。真是可怕的侮辱呵！

西島 此地一定是地方不好。搬到什麼地方去就好了吧。

廣次 這樣的也曾想過。可是我心中的難過，我想不僅僅是從這種流言來的。這樣的做去，經過兩月經過三月我的決心總是決不下來。在我只有種種可怕的空想，我覺有進也不能退也不能的時候行將來了。現在我的心境變成偏頗。不復作「無論怎樣總有辦法」的想頭。我真是成了一個怯懦者了。

西島 請你不要擔心。在我總有辦法。併且我可不上此地來。若是寂寞了，務請你來吧。

廣次 謝謝你。（隔了一回）我時時想：爲何這樣被運命虐待，比我運命更壞的或許也有吧。然而我是打算十分從順運命的？並且還只是揀力所

能及的做去，但是一到緊急的時光，必有始終也想不到的不幸會來。

這就給了我一個致命傷。鬍鬚連命低聲嘲着我道：「你如此幹去嗎，如此幹去嗎，如此幹還不休嗎？」所以我覺得現在一定要發生什麼了。併且覺得照應我的人亦被運命嫉視了。所以運命把你從我這里引開了。

西島 我想不妨的。

廣次 你或許不妨吧。可是尊夫人。

西島 ……………

廣次 妹妹回來了。正如從前『連命劇』裏所說那樣，我的一家是如何的被咒詛呵。這種事雖然或許不會有。

(靜子登場)

靜 剛才回來了。

廣次 很快哩。

(靜子把果子展開在紙上)

靜 快嗎？那麼我再到什麼地方去散散步吧。因為我總覺得西島先生

就要歸去了。

廣次 不要去散步亦算了吧。(對西島)我前日叫妹妹讀「意勿格尼」的譯

本，我恍惚想，自己的家裏不也遭了這樣的悲事嗎？可是正如我這次小說上所寫着，我想或因被殺的敵探，現正作祟呢！別的人殺的時間不受致命傷，我在這一下像是自己去受致命傷的。並且我想，我的一

生或者就會很亂也論不定。我的成爲瞎子，是距殺那敵探不遠的事。

我想是看了不應看的事嗎？而且又不是在正式戰爭的時候殺了人，所以更要譴責也未可知。

靜子 哥哥。那是神經過敏了。那樣的事情，決計不會有的。哥哥的運命

現在一定會開拓了。我對於這點毫不疑心。我想已經到功虧一簣的地步了。

廣次 不要說妄想的話。你懂得什麼呢？

靜 我懂得的。唉！西島先生。

廣次 就是我也不是脆弱的人。我的信用自己，比你信用我還甚。我常常懷着『就有顏色給人看』的意氣。我又常常懷着意氣，說是「那怕

咬着石頭。」（至死不變之意）然而在我有看不見的禍，十重廿重的包

圍着我了。我如此感覺着。

靜 我替你取掉那看不見的災禍吧。

廣次 你能取掉嗎？

靜 能够取的。從古以來取掉這種災禍是女子的責務。意勿格尼是這

樣，就是橘姬也是這樣。那麼在我，說是不能做那種事這也沒有的吧。

廣次 你想着什麼？

靜 （二面笑）什麼都沒有。只是忽然我覺得我能做剛才所說那種事。

廣次 那麼早些取掉災禍吧。

靜 那樣性急那可不行。西島先生。時間還有呢。所謂緊急的時候……

廣次 你做相川的妻是不行的呢。

靜 誰去做來？
（對西島）喏。
（隔一會）哥哥近來常常突然的說『你做相川

的妻子是不行的，無論怎樣，做相川的妻子是不行的。』真不知怎樣的呵。
（忽然記起一件事的模樣）哥哥。今日隣家的老婆婆又對我說『你不想做妾嗎？每月有四十元。』和二三日前比較起來，加上十元了！

廣次 又說了那樣的話嗎！

靜 真是險惡的世界呵！

西島 搬了地方怎麼樣？

靜 倒沒有想搬的意思。
哥哥。他們以為用金錢可以左右我，在我覺得

這樣的人越多越是可笑。有一天西島先生說的最好，做一個金錢所不能左右的女子榜樣出來看看。我要看看最最利害的侮辱。我一定非得勝的。並且要使那樣講的人，作嘔起來。

廣次 你怎麼回覆她？

靜 我說仔細考慮一下再說吧。這樣一說他說出更詳細的一堆話，真是不知趣得了不得。說什麼那男子是四十幾歲了。真是有趣的很。將來還有人來說別的話，也未可知。

廣次 你有變態哩！

靜 怎麼能够不呈變態呢？我真有更可笑的事講給你聽呢！

廣次 什麼事？

靜 西島先生，請你掩着耳，暫作不聽吧。

隣家的老婆婆問我，『從現在的——

丈夫處，拿到多少錢？』

西島 (站起來)我回去了！

靜 爲何？發氣了嗎？

西島 不是，沒有發氣，只是頭痛的很。

靜 這樣嗎？那麼再會吧。

西島 謝謝。再見。

靜 再見。

廣次 再會。

(靜子要送出去)

西島 務請不必送

靜 (用低聲)發了氣嗎?

西島 不。不過想獨自一人靜一下。

(兩個人忽然握手)

靜 (用低聲)在這幾天內很想兩個人談一下。請你告我一個便當的時間。

西島 (用低聲)通知你吧。(普通聲音)再見。

靜 再見。

廣次 再見。

(西島退場。沉默一下)

廣次 爲什麼你那樣說法?

靜

可是、可是、因為我的心要發狂了。太難堪呵。

（哭了起來。廣次亦淚積於眶。）

—幕—

第四幕

西島的室內

(佈置同第二幕。書架上蓋了白布)

西島 一共多少錢?

舊書店主人 一共二十元五角。

西島 這樣嗎?

(查閱書架似乎選不出三四本書。隨後拿出大的一本。) 加上這本得多

少錢?

舊書店主人 是什麼價錢的書?

西島 我想是十圓錢的書，不是寫着嗎?

舊書店主人 (查了一查書) 唉! 寫着在這裏。是十元錢。賣了四元錢吧。

西島 (又拿出一書來) 這是兩元錢的書。

舊書店主人 那麼賣了八角錢吧。

西島 一共二十五圓三角錢了。

舊書店主人 唉! 是的。

西島 那麼今天賣了這些好了。

舊書店主人 多謝多謝。

(從錢袋裏拿出錢來算帳)

(女僕登場)

女僕 高峯先生來了。

西島 請領了進來。

女僕 知道了。(退場)

舊書店主人 那麼此地是二十五圓三角錢。

西島 不差不差。

舊書店主人 (包起書來) 那麼我就拿去吧。

西島 請便請便。

(高峯登場, 打個招呼, 舊書店主人退場)

西島 (儘坐着說) 失敬得很。

高峯 (二面就坐) 失敬得很。

西島 好久不會了。我不在家時, 承你駕臨, 失迎得很。我想明日來拜訪呢。

高峯 昨日我想你也許會來吧。又以爲你病了也未可知。

西島 雖然沒有病，可是近來身體十分的疲勞不願出門。

高峯 你在幹什麼？

西島 雖然想做做賺錢的小說，可是失敗了；腦子疲乏得很，夜裏亦不能睡。

高峯 那是不行的。

西島 你那張畫畫好了嗎？

高峯 畫好了。很稱心。請你日內來看看。

西島 一定來吧。
(看看時計)

高峯 要向那兒去？

西島 不。有人要來。

高峯 我在此地不妨嗎？

西島 約定兩點鐘才來。

高峯 此刻什麼時候？

西島 正不過一點鐘。

高峯 那麼我就再坐一下吧。

西島 失禮的很，因為約好只容兩個人相商；今晚或明晨我來訪你吧。

高峯 近來碰見野村嗎？

西島 唉，兩三天之前才碰見過哩。

高峯 他怎樣？

西島 依然困難。一想到那個人的事，全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高峯 這次的小說，有趣的很哩。不是野村做不成的。

西島 唉——，你把這意思寫信告訴他嗎？

高峯 還沒有寫。

西島 寫給他也許歡喜吧。他對於自己的能力十分懷疑着呵。

高峯 眼睛沒有了，自己不能寫字很困難吧。在半夜裏要寫，可是不好意思叫醒妹妹來。妹妹又不能不煮飯燒火。

西島 怎奈眼睛被弄瞎了，真難當呵。要想改正的地方也不能好好的改正。要重讀一遍也就困難。想瞞着妹妹的事就不能寫了。或許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苦痛吧。

高峯 野村的作品中，什麼地方都這樣的寫着：說是打勝他打勝他，能給人以悲壯之感呵。哦呵雖然說「生是苦痛」，而野村乃在真正的意味上

苦痛着生活，所以隨便那裏都表示出來。時時作可傷之感。

西島 真是越遇見越覺可悲了。那怕看看亦够苦痛了。而在本人，想來更是苦痛吧。并且因爲住在醜陋的地方，似乎起了各種各樣的謠言。那種謠言，又是當不住的謠言呵。

高峯 那是附近人家謠言的材料吧。瞎子和一個美麗的姑娘在一起。

西島 並且度着貧乏的生活啊。因此就來了奇怪的誘惑。於是有什麼勸靜子願否做妾了。真當人家是蠢貨呵。

高峯 那太難堪呵。

西島 還有看上她的東西哩。可是那也不妨，還有更甚的謠言咧。因爲我去了好數次，他們隣近以爲我是靜子的丈夫了。實在除我之外別的

人少去之故。

高峯

我雖也想去，但覺得反給他們以寂寞，所以不會去。

西島

掀起這樣的謠言，在我固無妨；但對不起他們兩個人，所以我想暫時不到那邊去。他們兩個人，又說那件事登在報上那就不得了，因為說不定是不會登呵。我從野村的地方聽到那種話驚了一跳。出去買東西的靜子也聽得了。我就坐不住，立刻站起來，辭了野村的地方，獨自信步而行。我覺得要哭的樣子。我覺得可怕的事快到了。隱瞞是不行的，老實陳述吧。今日說是兩點鐘來的人，便是野村的妹妹。他說有秘密相商的事。我現在覺得自己是無力援助野村的運命了。我的畫若是畫好，也許賣得出，若是賣掉我想分一半送給野村吧。

高峯

我的畫若是畫好，也許賣得出，若是賣掉我想分一半送給野村吧。

西島 現在，金錢一方面的事，倒總有辦法的。老實說我金錢的心事想一個

人負呢。這樣一說，你也許可以明白我所恐慌的事吧。總之我隔了許久又要知道戀愛的事了。

高峯

……

西島 可怕的事呵。而且我覺得從這可怕的事裏更生出可怕的事來了。

我在最近想與妻子到遠處去旅行。我爲此又想賺錢。然而我最怕的事不是那件事。若是那件，只消我忍耐一下也就好了。那種樣子的事並非一定辦不到的。所怕的事我覺得是野村的妹妹自薦去做相川的妻子呵。這樣想的不止我一個。恐怕野村似乎也是那樣。

然而更可怕的是我自己心裏的存念和野村心裏的存念，反正希望她

那樣呵。所以野村的妹妹也就感覺着這個。

高峯

……

西島

可怕的吧。我近來因此一點也不安穩。

高峯

我十分不懂你所說的意思。

西島

簡單言之：我養野村兄妹的能力立刻要沒有了。大約半年的彌縫，也許能對付得了。然而過此以上，要我彌縫就爲難了。我前此取錢的地方，都由我破壞了。或者要求他們稿費的增加，或者因爲他們蔑視而發脾氣了，所以我現在要幹創作也都失敗了。不論我不論野村，爲自己的生，必須要求犧牲者。那是倆個女子之中的那一個呵？我的妻子呢？野村的妹妹呢？所以那件事，野村的妹妹是感覺着的。

高峯 可怕得很哩。

西島 我想：賴第三者的救助嗎？我因此憶起各種各樣的人來。可是我找

不出相當的人。加之也不想找到相當的人。我真自己想不到是那

樣可怕的人呵。我想介紹一個好的丈夫給靜子爲最後的手段。然

而適當的人找不出。因此自己把找不出的事唱了凱旋嘢。（看看時

計）唉——！即刻兩點鐘了。今天請你恕我失禮。我的腦子不知

怎麼了。和你到那邊散步去吧。

（兩個人無言退場。女僕登場，收拾東西片刻）

女僕 來了！（應了一聲跑下去）

（靜子與女僕登場）

女僕 卽刻就回來的。 他曾吩咐『你來了請坐一下。』 因爲高峯先生來，

此刻出去了。

靜 不錯！ 西島先生與高峯先生彷彿在轉角看見的。 原來是不错的呵。

女僕 一點不錯（遞上座墊）請你坐。

靜 謝謝。

（女僕退。靜子很不安靜，踱來踱去。悄然立定在自己的肖像畫之前。有脚聲的走到書

架的地方。揭起垂帘，作一凝視。女僕捧了茶來）

靜 又賣了舊書嗎？

女僕 唉！ 剛才舊書店主人來過，拿去了這麼多的書。

靜 這樣嗎？ 可惜的很。

(女僕倒了一杯茶給她)

靜 謝謝。夫人呢？

女僕 回娘家去了。

靜 這樣嗎？

女僕 主人一定已經回了吧？

(女僕退場。靜子開窗看看外方，耐不住吞聲飲泣。立刻振作精神，拭乾眼淚。不久西島

登場)

西島 很失禮了。(喘息未定)

靜 我才到。

西島 這樣嗎？

靜 據說高峯生先來過了

西島 唉。

靜 什麼時候來的？

西島 一點左右來的。

靜 就回去了嗎？

西島 叫他回去了。

靜 你是否說了因為我要來？

西島 是的。

靜 你是坦白的人呵。

西島 只因他是高峯。我覺不好意思去隱瞞。

靜 先日失禮的很。

西島 倒是我失禮呵。

靜 隨後哥哥發怒了。

西島 是因爲瞞了他嗎？

靜 瞞什麼？

西島 雜誌上登出來的批評和其他。

靜 不。哥哥還不知道呢。

西島 不。他知道了。那時兩個人的談話，野村君都聽到呢！

靜 「都」聽到？對我裝作不聽到呢。隨後我亦以爲他是聽見了。

西島 野村君精神好嗎？

靜 怎奈寂寞的很。腦子似乎壞了。

西島 我真可擔心。太發奮了呵。

靜 真是。可是他非如此不可吧。你今日面色亦帶些神經質。

西島 這樣嗎？我比較的精神還好。

(風稍微吹進來。)

西島 不冷嗎？

靜 不。並不特別冷。

西島 關了窗好嗎？

靜 唉。我今天上你這裏來哥哥倒很擔心呢。

西島 爲什麼？
(關了窗一面立起來)

靜 爲什麼，我也不知道。哥哥近來對我的事擔心哩。常常說些「生了病不是好玩的，自暴自棄是不行的，橫着心腸敢冒不韙是不好的。」

西島 我對於哥哥所憂慮的事，正是哥哥對我所憂慮的！
你真是不起自棄之心嗎？

靜 雖不敢說絕對不起；可是我想只要能夠，終想忍耐。

西島 真是請忍耐一下吧。

靜 可是久長的忍耐呢。併且是使你受煩累的忍耐呢！

西島 我一點也不受煩累。

靜 有書的時間尙好吧。可是有書的時間亦不久遠的。你近來又一點
賺不來錢。

西島 因為沒有賺錢的必要呵。

靜 (一面勉強微笑) 是沒有賺錢的必要嗎? 書漸漸的沒有了, 你的夫人也

許寂寞吧。

西島 書即使沒有, 也不至於如你所想像的那個程度。

靜 你已經瞞不住我的了。還是說老實話給我聽的好。

西島 務請不要擔心。過此, 不會再使你操心。

靜 一說到那樣的話, 像是你嘲笑我吧。

西島 (立起來走來走去) 決不是嘲笑。

靜 (不看西島一方面, 儘管坐着) 為何你這樣擔憂我的事?

西島 雖說失禮, 但因我覺得太可憐了。

(沉默)

靜 請你老實告訴我。我怎樣做最好呢？那怕無論怎樣殘酷的事，若是

好的請你說吧。

西島 我想照現狀是最好的了。

靜 真是這樣想嗎？務請說真的話。無論什麼話，你但說了我都歡喜。

西島 ……

靜 你不能說嗎？

西島 務請你照現狀吧。

靜 照現狀決不會發生可怕的事嗎？

西島 務請你照現狀吧。雖然也許有些辛苦。

靜 若沒有可怕的事等待在將來，我對於現狀亦以爲是幸福的。但是在

我，覺得有各種各樣的事，等候着我們的樣子。

西島 在什麼地方埋伏着什麼幸運這是不可知的。除出照現在的樣子，沒

有辦法吧。照現在樣子做下去，我當欣喜盡力。

靜 那是我所怕的。我不希望你全力相助。只願意你餘力相助。而且

可怕的謠言，到了你夫人的耳中亦不會作好感吧。『爲了我們，連累

傾覆，亦非所惜。』她會不起這樣的感想嗎？我是明白了這些事纔到

此地來的，那比什麼都可怕。請你老實告我吧。趁此刻不能不有辦

法啊！

西島 我決不以爲如此。今後必能交運了。

靜 我不是這樣想。現今不是做了收場不下的事嗎？請你老實說吧。

我覺得非立決心不可了。

西島 請再忍耐些吧。

靜 講到忍耐，無論怎樣都使得。可是照現狀做去是可怕的吧。

西島 ……

靜 我現在想，那件事一定報上會登出來？與哥哥雖無關，可是我們實被

災難所包圍了。我們真是擔心。你，我們的地方，已經不好來了吧。

那個謠言若是進了你夫人的耳朵，我也不能來了。真是叫我怎樣才

好呵？

西島 你不是以爲我沒有照應你的能力，只講些空話來苦你們嗎？

靜 決不這麼想。

西島 我也爲有那樣的謠言，幫助你亦很苦痛。可是若無妨碍，你許我幫助你們嗎？若是承你應許我幫助你們，我多麼歡喜呵。

靜 你有沒有把那可厭的謠言對你夫人說？並且你的夫人對於照應我們的事，歡喜不歡喜？今日賣書的事，你的夫人知道不知道？還有我一個人到此地來你的夫人知道不知道？

西島 ……

靜 瞞着了嗎？（隔一回）夫人恨着我吧。

西島 沒有那樣的事。

靜 你爲何不老實告訴我？不信用我嗎？叫我怎樣才好呢。你一定明

白的，你既明白，千萬告我。那怕你說到相川的地方去，我也不恨你。

西島 你已厭着我幫助你們嗎？那麼你的哥哥怎樣辦呢？

靜 真是，若是像現在這個樣子，沒有辦法呵！

西島 你對於我的沒有能力，有些驚異吧。

靜 沒有那樣的事。可是比了我想你的，（作一微笑）真不算有錢的了。

西島 我還不是窮措大呢！力還沒有用盡呢！就是金錢還有賺得的餘地呢！

靜 那麼爲何賣起舊書來？

西島 因爲是最簡單的方法。併且書即使沒有，對於工作一點也沒有妨碍。

靜 著書的人如果聽見那樣的話定會發氣了。

西島 不會發氣。

靜 我問句冒昧的話：你是爲了哥哥而出錢的呢？還是爲了我而出錢的？

西島 爲兩方面。

靜 我雖是更想問下去，可是真不能問了。但是，哥哥能成器的嗎？

西島 只要有你在身邊。

靜 即使我不在身邊，亦能成器吧。若是有筆記的人在那裏。若是有代

理妻之職務的人在那裏。

西島 萬一有那樣的人，亦不成的。

靜 你不是因爲有我在，故而說哥哥是有望麼？

西島 決不如此。

靜 那怕我不在，你還是出錢嗎？

西島 你不在是怎麼說的？

靜 是假定的話。

西島 你若是說一聲拜託。

靜 如果不是這樣說呢？

西島 ……

靜 請你恕我。

西島 (從懷中拿出紙包) 今天請你只拿了這點去。 (附註：以上西島的會話，是或坐

或立而說的。靜子講時玩着火鉗作自語狀。此刻西島又立起來走着)

靜 (受了) 多謝你。 (看也不看的放在自己身邊)

(沉默)

靜 我這樣一幹，真覺得寧靜了。不打擾你嗎？

西島 沒有。

靜 夫人何時回來？

西島 晚飯的時間吧。

靜 從朝晨去的嗎？

西島 不，十一點的時候。

靜 那麼要回來了也說不定？

西島 不妨。

靜 可是趁她不在的時候來，不在的時候去，這是很奇怪的。

西島 可是她不在的時候來，不在的時候去，有這樣的事也沒有辦法。

靜 真叫我如何才好呵！

西島 (走了幾個轉身，眼色充血，走近靜子) 一切在我的身上。

(手放在靜子的肩上似

欲接吻)

靜 (驚了立起來) 幹什麼？

西島 ……

靜 你仍當我是妾嗎？ 真是可怕的人呵！

西島 (良心上羞恥) 寬恕我寬恕我。 決不作那樣的打算。

靜 無論從那方是一樣的，我回去了。

西島 發怒了嗎？

靜 並沒有發怒，可是但覺得悲傷呵。

西島 真是決不再做了。請寬恕我。請你說一聲寬恕。真是做了不能收

回的事了。

靜 請你開了窗。

西島 知道了。(開開窗)

(沉默)

靜 請你明日午後二時來。

西島 來可不妨嗎？

靜子 二時以前是不行的，二時以後亦不行的。

西島 唉！看準了時計，正在那個時間來吧。

靜 或立在我家的前面，或躑躅在我家的前面，那是受累的。

西島 不那樣做。

靜 那嗎告辭吧。

西島 你不拿了錢去嗎？

靜 不拿去。

西島 無論如何不諒我嗎？

(靜子默然拿了錢)

西島 (歡喜的樣子) 寬恕我哩！

(靜子握了西島的手)

靜 請不要厭惡我。(急急轉身低了頭) 再見。

西島 明日再見。

靜 (二面退場) 準定二時哩。

西島 唉——。

(西島送出去。不一會西島登場。從窗口目送靜子的後影。關了窗。獨自嘆息 俯向

桌上。不久)

西島 喂！喂！ (叫用人聲)

外邊應 是！ (用人聲)

(女僕登場)

西島 收拾一下。

女僕 是！

(女僕收拾好了退場)

西島 (自語狀) 屢！屢！我是蠢貨！我是蠢貨！想錯念頭了。(扯扯頭髮) 請

恕我，但願她的運命沒有改變。(沉默。忽然搔頭，忽然又止。芳子登場)

芳子 剛才來了。

西島 很早哩！

芳子 可是這時間來很適宜吧。

西島 說些什麼？

芳子 若更早一點，你發怒了吧？

西島 ……

芳子 方才誰在這一間裏和你坐談，我已知道了。

西島 那算什麼？

芳子 但是趁我不在的時候，公然的來是怎麼一會事？你今天不知問了我多少次：到娘家去嗎？不是趁我不在的時候叫了她來嗎？是這樣的吧。

西島 有事相商哩。

芳子 我在家你們就不能相商嗎？

西島 若是你在，野村的妹妹，就要客氣的緣故。

芳子 可笑的人呵。

西島 什麼！

芳子 一說到靜子姑娘的事就發怒了。

西島 你正是所謂頭上生角的人了。

芳子 可是女子和女伴商量，是應該的啊？

西島 女人和女伴相商能行嗎？何況與『有夫之婦』？

芳子 與『有婦之夫』相商，那更可笑了。有了奇怪的謠言，我家父母，擔心的很哩。

西島 什麼謠言？

芳子 一說起來，你要發怒，所以不說。

西島 是野村的妹妹做小的謠言吧。從誰那裏聽到的？

芳子 你知道的嗎？既然知道，靜子小姐和你倒一點不介意！

西島 謠言算得什麼呢？

芳子 與別的謠言不同呢？

西島 你從那兒聽到的？

芳子 那種謠傳，無孔不入。因為與娘家熟悉的人住在那邊的近處。據說他們看見你和靜子小姐一起走路。我一辯解被他們笑了。

西島 歡喜笑的人，讓他們笑吧。

芳子 靜子小姐不是你所想像的人呢！她是說謊的人呵！

西島 什麼？

芳子 你說她不到叔父的家裏去了。

西島 那是說謊嗎？

芳子 是說謊。

西島 有證據嗎？

芳子 明明白白看見的。

西島 真是看見的嗎？

芳子 那有什麼好說假呢話？

西島 什麼時候看見的？

芳子 剛才！

西島 現在？ 畢竟去了嗎？

芳子 明明白白看見她進門。
前此也一定去過幾次呢！

西島 真是看見的嗎？

芳子 是的。

西島
……

芳子
囉！你看！

西島
不要做聲！野村的妹妹已決定做相川的妻了。

芳子
我早猜想是這樣。

西島
你知道嗎？那還是眼前才決定的！我使他決定的。野村的妹妹，知

道我的不可靠。因我起了最可怕的事。你見着她進去，一點也不叫他嗎？

芳子
跑去留她，怎麼可以呢？如果你此刻可以走去阻止那是行的。（走到書

架之旁，看看書架）賣了書了？

西島
賣了。

芳子 賣了多少錢？

西島 二十五元。

芳子 那筆錢做什麼用？

西島 都給了野村的妹妹了。

芳子 啊——！家裏打算怎麼辦呵？

西島 你那邊怎麼樣？
（因芳子是回母家借錢去的）

芳子 不行。

西島 總有辦法的。

芳子 家裏不必顧問。我也不足重輕。我爲擔心而死，也更不值一顧！呵！

謠言真還是不錯的（泣了）

西島 錯的。一到明天就曉得了。你感謝野村的妹妹才行呢！萬事皆已——

過去了。

芳子

(突然的——昏亂介——看見靜子的肖像) 那框子請你拿到外面去。

西島

拿出去吧。(把框拿出) 我此刻去散一回步。(退場)

——幕——

第五幕

廣次的室內（與第三幕同）

（廣次一個人因靜子回來得晚，等得心焦。電燈濛濛不明。足音響。）

廣次 靜妹嗎？

靜 是的。
（登場）剛才回來。
（行些禮節）

廣次 絮絮不休的去講了些什麼？我一個人等着，多少的不自由，你也知道的吧。而且今日比平日特別不同的悄然的回來！

靜 我急急的回來的。

廣次 這樣虛言是不行的。雖說沒有眼睛，我還有耳朵哩。急急歸來的人的呼吸，其不同的狀況我是知道的。併且今日比平日不同，足音低得——

很。全然像賊那麼的悄悄的走上來。遇見我作怕怯的樣子的步調。

靜

沒有那樣的事。

廣次

要了錢來嗎？

靜

要了。只拿了二十五元來。

廣次

要了那些來嗎？還了不得不還的賬吧。

靜

是的。

廣次

你應得重視我的時間！你不在，我有什麼事寫也不能寫了。事完，不

快快的回來，豈不受累？

靜

是的。

廣次

那麼在遊玩倒也罷了，因為是偶然的，只是我們還不是那麼寬舒的人。

靜 或者不想回來吧。因為專看我的面孔沒有多大的趣味！

靜

沒有那樣的事。

廣次

那末爲何如此迂慢？你可知道我起了多少脾氣？我強忍了脾氣，耐

心等你的回來。我亦不想你是無理。可是打了四點還沒有回來，此

刻約已五點了吧。我心中好難過。在你還想我是蠢東西哩。我即

使被你說蠢東西，亦不說怨言。因我做了哥哥，對於你的運命，不能負

上責任，又不能做使你幸福的事。你有這樣的哥哥，我想你的後悔，是

當然的了。

靜

說些什麼呵？哥哥。

廣次

我說真正的事。

靜 說是真正的事？我難道有輕蔑哥哥的地方嗎？

廣次 輕蔑嗎？你當我被世間毀謗時，瞞住了我。你想一告訴我使我失望

吧。在你有所恐怕，在我明白自己的能力的。即使不問西島去亦知道的。你在可憐我呵。

靜 並不是這樣的。因為哥哥太性急了，我覺得不好告知你。

廣次 是這樣吧！所以我假寐的時候，你對西島說什麼哥哥會成器的嗎？

我那怕沒有眼睛，還是明白你的心的。

靜 你要說那樣可憎的話，讓你說好了。

廣次 我不是要說可憎的話。我對於你亦是不能說怨言的人。我被全世界所輕蔑亦是不妨。因我一個人是不能生活的人呵！

靜 你說些偏見。

廣次 誰使我有偏見的？

靜 誰都沒有。

廣次 你真是把我當蠢貨呵！

(把桌上的墨水壺，忽然向妹妹打去。墨水壺破了。)

靜 (帶着哭音) 做什麼的？

廣次 因為你把我當蠢貨！那怕無論怎樣眼睛瞎，我總還是我！你若發怒，

就滾出去吧。

靜 (集攔墨水壺的碎片。一面揩乾墨) 哥哥爲何不知道我的心？ (哭了)

廣次 你哭好了。我不會被那種聲音所嚇倒。你以爲無論怎樣的做，我沒

有對你發怒的資格吧。那或許這樣。可是我還有意氣的。你不想

在這裏你儘去吧。

（靜子嗚咽的哭。廣次慌慌張張的走近去。）

廣次 已經可以不要哭了吧。真是我發脾氣，說得過火了。請原諒我。喏！

你的心我是知道的。只是我對於你種種擔憂的事浮上心來。在路上沒有受傷嗎？沒有被壞人捉弄嗎？你不因為擔憂而起了自棄之心嗎？總之想起了各種各樣的事。那時候你悄然的歸來了。我一面安心，同時起了發怒之情了。實在剛才我有想寫的東西。所以更其等待你的歸來。好！不要發脾氣了。你怎樣爲我謀畫，我是知道的，請原諒我，對不起了。

靜 （好容易不哭了）你說有要想寫的東西？

廣次 是的，但暫且不寫吧。

靜 寫吧。

廣次 你能寫嗎？

靜 能寫的。

廣次 那麼請你寫吧。雖然吃了飯寫也無妨。

靜 還只四點半呢。寫吧。（向桌邊拿起鉛筆）好了，請說吧。

廣次 好了嗎？

靜 好了。

廣次 這是A與B的會話啦。

靜 是。

廣次 「你如何生活的？」「依某人爲生。」「所謂某人者是你的親戚嗎？」

「是朋友。」「朋友爲何有養活你的意思？」「對我表示同情呵！」

「爲何表示同情呢？」寫了嗎？

靜 寫了。

廣次 「爲何表示同情呢？」「因爲是妹妹不得不與可厭的男子結婚。爲

了要破壞這結婚，我與妹妹不得不從寄食者的家裏跑出來。」「那麼

那個朋友，對你表同情呢？還是對你的妹妹表同情？」寫了沒有？

靜 寫了。

廣次 「對兩方呵！」「兩方嗎？我不能這樣想。你的妹妹很美吧。」「是

美的。」

靜 寫那種的事可厭的很！

廣次 寫去！因為是真的事，寫去！發表不發表另一個問題。

靜 ……

廣次 你只要把我所說的事寫就好了。難道有手對腦子說怨話的嗎？寫

靜 是。去！

廣次 「那麼恐不是爲兩方吧？」那男子亦信用我的事業哩！而且他已

有妻子。」那男子是很有錢嗎？」那也不是。」那男子的名字叫
做某某吧。」「正是。」社會上不是說你的妹妹是他的妾嗎？」

靜 爲了什麼要寫那種的事？我覺得你是暗指西島先生哩！

廣次 不要多說，寫去。我正接觸着不可不解決的問題了。我前此並沒有

接觸着這些問題呵！然而始終不接觸着是不能的。我與這個問題

奮鬥到何種地步，自己不能不知道。以寫出的情形不給人看倒也無

妨。寫寫有什麼可嫌呢？

靜 不！寫吧。

廣次 「……是他的妾嗎？」「社會上任他怎樣說，也不怕他。」「然而你妹

妹的婚事不是因此破壞了嗎？」「若是被破壞了那更好了。」「然而

遇見好的婚事被破壞時那可困難的吧。」「怕社會的謠言的人，橫豎

也不是好東西。」「可是因為那種謠言作為當真的時候，誰也不會作

好想的。本來有婦之夫與青年的女子做朋友的事，是不許的。」「C

君並不是普通的尋常人。」「你太相信C君了。」寫好了嗎？

靜
寫了。

廣次
「妹妹也不是普通尋常的人。」「你亦太信用妹妹了。現在信用她也許無妨。然而長久的歲月如何辦呢？你處在C的地位如何呢？至少，不攪亂了C君家庭嗎？你不做聲了！」

靜
哥哥，我的頭痛了。

廣次
已經只剩一點點了。從此是很重要的了。從此便是問題了。你寫吧。

靜
寫就是。

廣次
「……你不做聲了。不能回答了吧。C君的家庭，的確爲了你們的緣——

故被攪亂了。那樣的事，即不是小說家的我，亦容易明白的。因爲猜疑的東西是無孔不入的。又因爲人類是能憂愁未來的動物。」B發怒說：「無論怎樣辦都行。」「你自食其力成嗎？」「不成。因我是瞎子。並且是半途變成的瞎子。」「你怎樣做才行？不知道吧。」「不知道。」「使妹妹與有錢人結婚吧。」「蠢貨！」「那嗎受C君的照應嗎？並且等將來從天上掉下黃金來。將來沒有更嚴酷的事發生嗎？」「我心悲苦！我的理想是早早把我自己的事業造就到某程度了。」

靜
你說得那樣快寫不及了。

廣次
你在哭呢！我們是能哭的身分嗎？我們豈不是非拼命幹不可的時

靜

候嗎？不是萎靡不振的時候呵！出去戰爭被敵人所圍住而哭泣的人也有的嗎？是行的嗎？

廣次 「我心悲苦。我的理想是早早靠我自己的事業來生活。以自己的

能力來負我們自己的命運。」「你能够那樣嗎？」「我想也沒有什麼不能。」「真的嗎？」『我，是個男子呵！而且更有妹妹在。我是拼命

的。不是在功虧一簣的時候而告疲乏的男子。侮辱與誤解，很使我寂寞。我所做的東西，受了很可怕的毀謗。被他們說：不可救藥的東西。然而我不是「因此灰心，拋棄了最初之一念」的男子。』「你的妹妹呢？」「就是妹妹，亦終究是我的妹妹。也不是爲了金錢，把一生——

賣給討厭的男子的女子。」

（靜子哭出聲來）

廣次 爲何哭了？豈不是沒有可哭的事情嗎？我不想被人可憐。哭什麼

人呢？寫去！

靜 是……是的。

廣次 「就是妹妹，亦終究是我的妹妹。也不是爲了金錢把一生賣給討厭的男子的女子。大凡那種事是卑鄙的事。做賣淫婦不過把一瞬間賣了，而做妻簡直把一生賣了。那是再羞恥也沒有的事呵！妹妹決不是那樣的妹妹。」爲何那樣的哭？你不說出來，人家豈不是不懂嗎？你仍是有使我擔憂的下等心腸吧？所以內疚於心了。萬不會

已到叔父的家裏去過吧！(隔一回)爲何不做聲？

靜 是……是。

廣次 去過了嗎？

靜 ……

廣次 沒有去過嗎？

靜 是的。

廣次 沒有去過好了。我今日因你歸來得遲，想到了你，你的姿態浮在我的眼前來了。那姿態是垂頭喪氣，恰如赴死的人，慢慢走在路側。因此我想：那個樣子，你到何處去？不是西島的地方去，乃是到叔父的地方去？萬不會去的！若是去了，我是不承認的。你的地位苦，我也知道

的。我怕你時常不要打定了主義，想嫁到相川家去嗎？我是男子。——
你是我的妹妹。決不會到想想也生氣的相川的地方去的。苦痛的
事，也許很多吧。可是不可收回的事，是萬萬幹不得的。無論怎麼的
說，想得到我的事的，只有你呵。一想起你的事，氣力湧上來了，我常常
的又是發脾氣。又是把無意義的話使你哭泣。因為我不能對別的人
發洩憂怨呵！好！請你不要哭了，你一哭起來，連我都難過。那或
許實際上大有可哭之處。就是我，亦有一「怎樣辦才好全然不知道」
的時候。若是沒有西島，實際一點辦法也沒有了。西島是知我的心的。
要西島照應雖然苦心，然而正維是西島，所以才得安心。西島曾
在什麼地方這樣的寫着：圖米愛受庫羅的照應，正維其是庫羅所以雖

受照應也不覺不安；我亦因其是西島所以安心的依賴了。講到掀起可厭的謠言，那西島也不是會屈服於謠言的男子。并且不久我自己亦有能力了。並沒有可擔憂的事呵！

靜 哥哥呵！

廣次 什麼？

靜 西島先生不是那麼有錢的人呢！

廣次 可是，每月二十元的錢無論怎樣總有辦法吧。

靜 這也不成哩！西島先生爲了給我們的錢據說賣了一批書呢！

廣次 那是真的嗎？

靜 是真的。

廣次 呵——！

靜 真是我怎樣做才好全是茫然。

廣次 ……

老婆子 西島先生來了。

廣次 西島來了嗎？你到西島的地方去過吧。

靜 咦，西島先生沒有來的道理。
(問老婆子) 你把誰看做西島了？

老婆子 不。是西島先生。

廣次 請領他進來。

(老婆子退場)

廣次 此刻來有什麼事？

靜 真是奇怪。

(西島登場)

廣次 來得很好。

西島 恰好散步，順便來訪。

廣次 剛才妹妹到你府上……

西島 說那裏的話。(對靜子說) 剛才失禮的很。

(靜子不看他的面孔)

西島 不過有些事情，想與你密談一下。

廣次 那麼靜妹請你下去吧。

靜 是。(默然欲退)

西島 (用低聲說) 你怒了嗎?

靜 (用低聲說) 爲何你違了約?

西島 (用低聲說) 我本來想不到今日會來。我又想：你或許不在吧。

靜 怎麼會不在呢?

西島 從我的地方出來，曾向何處去過了?

靜 (驚了一跳，可是把他瞞了。) 不，什麼地方都沒有去。

西島 那是真的嗎? 那麼也許是我的妻看錯了。

廣次 什麼?

靜 沒有什麼。

廣次 快點下去。

靜 我已決計不下去了。

廣次 爲什麼？

靜 因爲西島先生說些什麼，我還不明白啊。

廣次 下去吧。

靜 (用低聲) 若是說了那件事，我是不承認的。

西島 (用低聲) 那麼還是真的哩！

靜 (用低聲) 多此一舉了！你豈不是有了先約，明天午後二時之前不到這裏來的嗎？

西島 可是。

靜 (用低聲) 你爲窘我而來的嗎？你若多了嘴，我就一生恨你了。真是——

你今日的來，稍微太厚顏了。

廣次 絮絮不休的說些什麼？

(靜子作拜揖的樣子)

靜 喏。

(廣次不言。靜子以指按口給他守秘密的記號，以態度表示出來要他特別注意。)

廣次 快些去。

(靜子又以指按口，作拜的樣子退場。沉默。廣次若有所思，坐而不動。西島立起來，亦想)

什麼事。二人的眼睛充滿了眼淚。)

廣次 西島先生。是真的嗎？

西島 是什麼？

廣次 說是妹妹到叔父的地方去。

西島 不很知道。

廣次 妹妹，在你的地方什麼時候出來的？

西島 大約三點左右吧！更早些也未可知。總之等不到一小時。

廣次 是這樣嗎？我以為妹妹在你那里慢慢的談天哩！

西島 本想更早些來看你。可是起先會定了個明日兩點鐘來拜訪的約。

那時令妹說兩點之前來可不行。因此在門口走過一次，走了三十分鐘，不能不進來了。可是我不知道對你說些什麼好。

廣次 ……

西島 我以為令妹即使今日不到叔父的地方去，將來亦決計要去的。我對

於這件事在她今日所講的話裏感覺得了。但是什麼辦法都沒有。

我雖說照現狀下去吧，照現狀下去吧，然而令妹不能安此，怎奈起了各種各樣的事，那些事合而爲一，來壓迫令妹咧！

廣次
正是，正是。真是這樣。我亦很怕那事，今日一個人等着，更感覺得什

麼辦法都沒有。我想無論怎樣要打破這可怕的事。因爲是太侮辱了。就是我，亦還是個男子。雖然是瞎子，終還是個男子。只是如此樣子顧慮妹妹，而什麼辦法都沒有，真可惋惜的。真是侮辱呵！可是什麼辦法都沒有。我常常想：所謂相川的人，未必如此其可怕。然而我一想起人家，馬上把那面孔浮在目前。那浮在目前的，簡直事實上所不會有的醜東西。并且相川的辦法，到現今想來還是侮辱。把人

當蠢東西的。我不願妹妹去生相川的兒子。並且既鄙視相川而又把妹妹嫁給他，我以為對於相川亦是一種罪惡。真是可怕的侮辱呵！我是不能不默受那種侮辱的人麼？我是那樣賤的人吧。我是不做那樣穢事不得生活的人吧。我的事業，是不幹那樣不正當的事不成的吧。我的事業不是使妹妹幸福，而是使妹妹下水的事業吧。想起來，越想越不堪了。我眼睛好的時候，頗看些難堪的人們的臉。那種臉是無生氣的，一點不美的，腫的臉。是不良少年似的臉，是沒有神經沒有愛的臉。

西島 但是如果那樣的男子，也不會愛你令妹了。

廣次 誰不是這樣想呢？然而對於這次的結婚，與其說是相川，無寧說是叔

母促進的。妹妹不嫁給相川，叔父的家裏不知會弄到怎樣。因為叔父的位置是危險的。叔父不很有能力而賺了過分的錢。因為他有靠山呵。所以他要利用妹妹了。這次的事與其說對三想要，不如說叔母想給他們呢！並且叔父亦如此的感覺得的。我們做叔父的犧牲的必要，斷然沒有的！尤其是妹妹一方面亦知道這件事，而說是不得已的。妹妹怕我與叔父失和。她想要廢兵之費。在我覺得廢兵之費亦不是樂受的錢。我不是歡歡喜喜的去從事戰爭的。再我自己還不以為是廢人呢！

……

可是，可是，那怕說得那麼好強，一點也沒有用。實力同廢人一樣的。

西島

廣次

我一面說得圓滿一面做什麼事的力都沒有。或使妹妹怒或使妹妹哭，或使妹妹受窘，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夠了。所以除出發脾氣之外，沒有能力。我常常想我不是沒有生之資格的人嗎？至少在現代我的生活的事是絕望了。那不是我能力太過，是因為我的能力太沒有呵！而自己有時覺得不發狂，實是不可思議。

西島

令妹正擔心你發狂呢！

廣次

或許如此。妹妹的心是知道的。這一點可哀得很，可恨得很。妹妹在樓下擔心着吧。我不敢說沒有像自己那麼不幸的人了。我又不想說自己是不幸的人。我即使無論怎樣被運命所打擊，在活着的時候，我定要一息尚存的做去。所以一旦得志，我要起來幹了。兩個人

是從苦痛中來的。若是能有所得，那麼勝利亦當二人共同的。前此妹妹對於我的愛，爲我而苦痛，不知多多少少。無論怎樣的報酬去報她，是報不了的。但是我現在非這樣的辦法去報她不可吧？我什麼事都不成吧？我未嘗不想我死了有福於妹妹，那麼我就想死了。但是什麼事都不成。這樣沒有志氣的事也有的嗎？這樣遺恨的事也有的嗎？

西島 請交給我辦罷。

廣次 那是妹妹所不承認的吧。

西島 (心裏有些慚愧)

廣次 我時時起自暴自棄的念頭。我無論被人給我以什麼事，我是非忍耐

不可的人。（隔一回）不聽見妹妹的哭聲嗎？

西島 沒有。我沒有聽見。你聽見嗎？

廣次 耳朵的關係也未可知。方纔我只是使她哭呵！逼她到無路可逃的地方，於是只能一哭，妹妹亦太難當呵！怎奈災難十重二十重的包圍着，雖覺得非一刀兩斷不可，但因什麼辦法都沒有，所以發脾氣；又因無可發洩所以只能單發到妹妹的身上，妹妹也受不了！

（靜子靜默無聲的登場，於是看見西島，作冷寂的笑。）

廣次 在你旁的是靜子嗎？

靜 唉！正是。

廣次 爲何上來了？

靜 但因在樓下太寂寞了。即使爲哥哥所怒，亦是上來的好。

廣次 你到妹父的地方去過吧。

靜 不！誰說那種話？

廣次 真沒有去嗎？西島先生的地方到三點鐘出來的吧！

靜 雖不十分記得，或許那樣也未可知。

廣次 你的回來，約在四點半吧。其間一點半鐘在什麼地方呢？

靜 我只是走着呵。

廣次 真的嗎？

靜 請你在明天以前，當作如此吧。西島先生，我一生恨你了！你還是有

了好的主意而來的，還是爲窘我而來的？

廣次 說些什麼！你仍是真的哩！

靜 我可不知道。

廣次 你爲何不告我？

靜 我想：自殺的人，默然的自殺就興了。因爲誰也不會叫人去自殺的。

就是西島先生，雖不能助我，還是做着能够助我的神氣。

西島 請你原諒。

廣次 靜妹，你說些什麼？他是那樣的照應我們的。

靜 可是他雖知道我的心，剛才裝作不知道的樣子，而今公然到哥哥的地

方來相商，豈不可笑。

西島 因爲等不到明天。因爲我想：從我的地方回來，決計不會到你叔父的

靜

地方去的。你何必那樣責備我呢。

沒有什麼責備，我今天是想告別來的。大家不願看的事，我看了。我不早一天到我必須要去的地方，我明明知道要起什麼樣的事情的。

我所做的事是不知恥的。我就是走在街上亦怕人看見。我覺得像我這樣賤的女子是沒有的了。可是沒有法子呵！哥哥，你要發氣請你發氣吧，請你打我吧，請你踢我也行吧！可是請你承認我是妹妹。

我一起想起損傷了哥哥的名譽心，難堪得很。我個人卑賤罷了。我把一生賣了。我把一生賣給並沒有愛，毋寧說是可憎的人了。我所做的事，是任何女子之所羞恥的。可是我並不悲傷！因為我生活着，猶得見哥哥的事業。哥哥無論怎樣的卑賤我，憎惡我，我在暗地裏，還是

爲哥哥祈禱着！

廣次 那麼誰來照顧我呢？

靜 被哥哥握手的小婢呵！

廣次 他們承認嗎？

靜 很歡喜呢！叔父和叔母，都歡喜着呢！各人都歡喜着呢！并且他們

亦不鄙賤我。即使鄙賤我也不妨的人，這次亦不鄙賤我。西島先生

請回去吧。明天可以不必來了。

（西島默然要回去了）

靜 回去了嗎？你輕蔑着我嗎？你不願在我的旁邊了嗎？

西島 沒有那樣的事。我在你的面前，是罪人呵！你說歸去，我歸去了。

又坐下。

靜
你不是對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嗎？你始終是給我們以助力。我不

會忘記你的恩德的。你或許以爲對於我們太多事了吧。然而我正不知道多少的喜歡咧。從今以後，請你仍如前此那麼做哥哥的朋友。

真是，你今日的來，倒是好呢。明日你來的時候，我也許不在了。

因我想留一封信給哥哥，明日要逃的！所以要來者，只爲了要你讀我遺留的信。我亦打算寫給你一信留在這里。那麼你到此地來的時候，我在做什麼？可以知道吧？那個時候我被叔父領着，到相川的地方去了！

廣次
那是真的嗎？

靜 十分之九是真的。今晚叔父到相川的地方去呢！

廣次 你連那種約都做了來嗎？

靜 可是叔父很着急呢！

西島 你要我來的時候，已經知道那事嗎？

靜 雖然決不想到相川的地方去，但早打算到叔父的地方去了！並且想得了哥哥的應許再回來。明天帶了小婢來。那小婢是很好的小姑娘。並且也會寫字。並且亦是可憐的小姑娘哩！我未去以前，一定訓練得好好的。

廣次 靜妹！我雖說了些好强的話，但無力挽回你堅決的心，請你寬恕吧。

我這樣的幹只是頑強罷了。因我沒有能力呵！你所做的事，是好的

還是壞的，我可不知道了。但我不能說你如何去做呵！可怕的事，隨

之而來。我如何做才好，真不知道。反對好嗎？贊成好嗎？那亦不

知道了。那種能力也沒有了。

靜 哥哥，請原諒我。請仍當我是妹妹！

西島 我失禮了。

靜 你生氣了嗎？

西島 是生氣的時候嗎？覺得羞恥呵！我真覺得對你們不起！我雖然未

嘗不想有何辦法，然而那不過是一種對於良心的口實吧。

靜 西島先生！真是，從你的地方回來之後到叔父的地方去的事，請你原

諒吧。我出了叔父的家住在此處，不敢說是無意義的。賣了你很多

的書。——說到那樣的事，雖然對不起；——你亦有你的事業呵！某大詩人感謝失戀，據說寫成了詩。我照理是最對你不起的，但你大概不是怯弱的人。我只有想到那些事作驕傲之意。何時再會吧，我對於你的恩德歡歡喜喜的記着的。

西島 謝謝你。野村君，那末再會吧。

廣次 那麼再會。務請再見。

西島 謝謝你。再見。

廣次 再見。

(臨去，回頭轉來，握靜子的手。)

西島 (用低聲) 務請寬恕。

靜 (用低聲) 莫放在心頭。

可怕的事，隨

西島 (用低聲) 放心不下沒有方法。

成好嗎？那亦不

靜 請莫在意。因為我對於你的親切是歡喜的！

西島 那麼什麼時候再會吧。

靜 唉！尊夫人處代為問好。

(西島退場 靜子要送出去)

西島 (作行禮的樣子) 務請不必送。

(二人退場 靜子不久登場)

(沉默)

靜 發怒了嗎？

民國十四年十月印刷
民國十四年十月發行



妹
妹(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分	總	印	印	發	校	譯	著
發	發	刷	刷	行	者	者	者
行	行	所	者	者	者	者	者
所	所	所	者	者	者	者	者
各	中	中	中	中	徐	周	武
省	華	華	華	華	卓	白	者
中	書	書	書	書	呆	棣	小
華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路
書	街	盤	號	號	號	號	實
局	盤	街	號	號	號	號	篤

(四〇四四)

歐洲音樂進化論

王光祈著 一冊 三角

此書分十節，將歐洲音樂進化之歷史，作一概括的敘述。內容極饒趣味。我國音樂運動，尚在啟蒙時代，此類書籍，出版者絕少，著者將繼續撰著，以餉國人，此其第一種也。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書(423)

